

王先謙

漢書補注

君宜署

津田文庫

文庫 1

1818

24



早稻田大學
圖書館藏書

樊鄴滕灌傅靳周傳第十一

漢 蘭 臺

史班固撰

漢書四十一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王先謙補注

樊噲沛人也巨屠狗為事師古曰時人食狗亦與羊豕同故噲屠屠呂賣補注周壽昌曰大嘗麻以犬嘗稱續志祀聖師周公孔子牲以犬知古者食犬與羊豕同漢猶然也玩顏注是以其時食狗為異知唐以來不復以犬充膳矣後與高祖俱隱於芒碭山澤間陳勝初起蕭何曹參使噲求迎高祖立為沛公師古曰高祖時亡噲曰舍人在外故求而迎之

從攻胡陵方與師古曰皆縣名方音房與音豫還守豐擊泗水監豐下破之師古曰泗水郡名監謂御史監郡者也破之於豐縣下補注周壽昌曰守名平見高紀復東定沛破泗水守薛西師古曰破郡守於薛縣之西補注周壽昌曰守名壯先謙曰官本無水字引宋祁曰泗字下疑

有水與司馬巨戰碭東師古曰秦將章邯之司馬也巨讀與夷同補注周壽昌曰守字爵國大夫文穎曰即官大夫也爵第六級常從沛公擊章邯軍濮陽攻城先登斬首二十三級賜爵列大

夫文穎曰即官大夫也爵第七級從攻陽城補注齊召南曰陽城史記作城陽以上下文推之城陽地既夫也爵第七級先登下戶牖師古曰戶陽武縣之鄉補注破李由軍斬首十六級賜上聞

爵張晏曰得徑上聞也如清曰呂氏春秋曰魏文侯東勝齊於長城天子賞文侯曰上聞事噲為沛公私將此上聞爵亦得上達懷王也錢大昭曰上云賜爵國大夫列大夫下云

賜爵五大夫賜爵卿賜爵封號賢成君文穎以國大夫即官大夫爵第六級列大夫即公大夫爵第七級然則上聞爵即公乘爵第八級也下文五大夫爵本第九級卿則左庶長以上封君則大庶長之屬矣先謙曰史記作上聞集解引如清曰間或作聞下引呂覽上

虛受堂

010190611502

聞作上聞 後攻圍都尉東郡守尉於成武師古曰圍即陳留縣補注劉放曰圍縣名有

周壽昌曰郡守尉之改為都尉雖在景帝中二年而商從高祖王漢中時已為隴西都尉

於成武無圍都尉三字高紀秦三年攻破東郡尉於成武即此一役而皆不言攻圍都尉明此文與史記同傳寫

武南灌嬰傳擊破東郡尉於成武即此一役而皆不言攻圍都尉明此文與史記同傳寫

者誤圍為圍又妄加都尉二字耳又高紀曹灌傳 卻敵斬首十四級捕虜十六人師古曰

賜爵五大夫從攻秦軍出亳南鄭氏曰亳成湯封邑今河南偃師湯亭是河間守軍於杠里破之師古曰

破趙賁軍開封北賁音奔呂卻敵先登斬候一人首六十八級捕虜二十六人師古曰既

又更斬它首六十八補注先謙曰案注賜爵卿從攻破揚熊於曲逆師古曰曲音丘羽反

楊揚通作字揚雄之為揚雄亦 攻宛陵補注先謙曰宛陵河南縣今開先登斬首八級捕

虜四十四人賜爵封號賢成君張晏曰食祿比封君而無邑也臣瓚曰秦制列侯乃有封

邑地或空受爵此例多 從攻長社轅轅絕河津東攻秦軍尸鄉補注先謙曰尸鄉亦單稱

矣約呂秦制於義不通 從攻長社轅轅絕河津東攻秦軍尸鄉補注先謙曰尸鄉亦單稱

尸北史記此傳作東攻秦軍於尸東攻與下南攻對文正 南攻秦軍於犇補注先謙曰南

山縣東南 破南陽守騎於陽城東攻宛城先登西至鄴師古曰南陽之呂卻敵斬首十四

級捕虜四十四人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斬首二十四人賜重封名也臣瓚曰益祿也如滄曰正爵

諸家之說皆非也重封者加二號耳補注先謙曰封爵未聞有加二攻武關至霸上斬都

尉一人首十級捕虜百四十六人降卒二千九百人項羽在戲下欲攻沛公沛公從百餘

騎因項伯面見項羽謝無有閉關事項羽既饗軍士中酒張晏曰酒酣也師古曰飲酒之

竹仲反補注先謙曰項伯與武中酒謂酒半也呂氏春秋謂之中飲凡事之半曰中飲

意慮何暇計及醉醒又豈能如尋常燕飲以中酒為盡歡耶此中字讀如本音不得音竹

仲反明矣相如傳顏注音竹仲反亦同此誤先謙案 亞父謀欲殺沛公令項莊拔劍舞坐

中欲擊沛公項伯常屏蔽之補注先謙曰史記屏作扇誤時獨沛公與張良得入坐樊噲

居營外聞事急迺持盾入補注先謙曰後志樊噲冠漢將樊噲造次所冠以入項羽軍廣

羽有意殺漢王噲裂裳以裹胸 初入營營衛止噲師古曰營衛謂噲直撞入立帳下師古

冠之入軍門立漢王旁視項羽 初入營營衛止噲師古曰營衛謂噲直撞入立帳下師古

集解引漢書音義曰音撞鐘徐廣云一本作立帷下墮目而視皆皆血出 項羽目之問

為誰張良曰沛公參乘樊噲也項羽曰壯士賜之卮酒彘肩噲既飲酒拔劍切肉食之補

先謙曰史記 項羽曰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避豈特卮酒乎且沛公先入定咸陽暴師

霸王今日至聽小人之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補注先謙曰案正義云至此為心疑大

王也項羽默然沛公如廁摩噲去既出沛公留車騎師古曰沛公所乘獨騎馬噲等四人

步從補注齊召南曰四人噲與斯從山下走歸霸上軍補注先謙曰史記山上有間道二

少而使張良謝項羽羽亦因遂已師古曰無誅沛公之心是日微樊噲奔入營譙讓項羽

沛公幾殆師古曰微無也譙責也殆危也譙音才笑後數日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明日案

項羽入屠咸陽立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噲爵為列侯號臨武侯遷為郎中從入漢中還定

三秦別擊西丞白水北

服虔曰西丞縣名也晉灼曰白水今廣平魏縣也地理志無西丞

經西縣東南流而過言擊西縣之丞於白水之北補注沈欽韓曰晉灼注衍平字此白水

即濁水在成縣界一統志濁水在秦州徽縣西南自成縣流入又東南入略陽縣界白水

隸入也水經漢水東南至廣魏白水縣西可以證晉灼此注也擁輕車騎雍南破之補注

孫曰擁當依景祐本作雍擊雍輕車騎雍南者上雍是章邯為雍王之雍下雍是雍縣也

為擁則義從攻雍棧城先登補注武功故城是音胎擊章平軍好時攻城先登陷

陣斬縣令丞各一人首十一級虜二十人遷為郎中騎將補注先謙曰百官表從擊秦車

騎壞東師古曰地名也補注齊召南曰曹參傳曰取壤鄉擊三秦軍壞東然則壤是鄉名

南二郤敵遷為將軍攻趙賁下郤槐里柳中咸陽師古曰柳中即細柳地也在長安西補

灌廢巨最李奇曰曰水灌廢巨也張晏曰最功第一也晉灼曰京輔治華陰灌北也師

時未也此說非矣彭城還更灌廢巨始平定之無廢巨此時已當灌矣補注先謙曰高紀

元年夏圍廢巨二年六月灌廢巨如顏說水攻經年必無之理蓋此時噲留圍廢巨次年

文總言所攻陷之邑別言以水灌廢巨其功特最也初言槐里稱其新名後言功最是重

舉不欲再見其文至櫟陽賜食邑杜之樊鄉師古曰杜縣之樊鄉也今曰樊川從攻項籍屠煮棗

清河有煮棗城功臣表有煮棗侯師古曰既云攻項籍屠煮棗則其地當在大河之南非

清河之城明矣但未詳其處耳補注宋祁曰後漢地理志濟陰郡宛胸有煮棗城周壽昌

日史記蘇秦說魏襄王曰大擊破王武程處軍於外黃補注先謙曰曹參傳王武反於外

俱在外黃與參傳微攻鄒魯取巨薛補注先謙曰鄒即今兗州府鄒縣東南二十六里

異服度云皆漢將項羽敗漢王於彭城盡復取魯梁地噲還至滎陽益食平陰二千

戶日將軍守廣武一歲師古曰廣武在滎陽之廣武項羽引東從高祖擊項籍下陽夏師古曰陽夏

將軍卒四千師古曰周殷補注先謙曰高祖五年圍項籍陳大破之師古曰於屠胡陵

項籍死漢王即皇帝位呂噲有功益食邑八百戶其秋燕王臧荼反噲從攻虜荼定燕地

楚王韓信反噲從至陳取信定楚更賜爵列侯與剖符世世勿絕食舞陽號為舞陽侯除

前所食日將軍從攻反者韓王信於代自霍人呂往至雲中補注先謙曰霍人見周與絳

侯等共定之益食千五百戶因擊陳稀與曼巨臣軍戰襄國破柏人先登降之定清河常

山凡二十七縣補注先謙曰上言破柏人下不得復言降之降字屬下讀謂降定

張晏曰殘有所毀也臣瓚曰殘謂多所殺傷也師古曰瓚說是遷為左丞相破得棊母印

補注先謙曰以其卒罵高祖也見高紀官本注謂作為字同尹潘軍於無終廣昌師古曰姓棊母名印也棊音其補注先謙曰官本印作印是尹姓潘

破稀別將胡人王黃軍代南因擊韓信軍參合軍所將卒斬韓信擊稀胡騎橫谷斬將軍

趙既虜代丞相馮梁守孫奮大將王黃補注先謙曰守將軍大將一人太僕解福等十人

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將軍太僕解福等十人是太卜乃將軍名在十人之內皆噲所

與諸將共定代鄉邑七十三後燕王盧縮反噲日相國擊縮破其丞相抵薊南師古曰抵

將抵丞相偃則抵蓋以假丞相為大將如當時漢制一說是也定燕縣十八鄉邑五十一

補注先謙曰此後則益食千三百戶定食舞陽五千四百戶從斬首百七十六級虜二百

周勃代將破綰定燕益食千三百戶定食舞陽五千四百戶從斬首百七十六級虜二百

八十七人別破軍七下城五定郡六縣五十二得丞相一人將軍十三人二千石日下至

前漢四十一

三百石十二人補注先謙曰從字上當有凡字此總計其功高帝功臣為大將者傳皆有亦凡也其例正同史記八十七人作八十人十三人作十二人十二人作十一人噲呂后弟呂須為婦補注先謙曰須生子仇

者無得入羣臣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迺排闥直入噲師古曰闥宮中小門也一日

宦者臥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

也師古曰憊力極也音蒲拜反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願獨與一宦者絕乎師古曰顧

反高帝使噲呂相國擊燕是時高帝病甚人有惡噲黨於呂氏師古曰惡謂毀也即上一日

宮車晏駕則噲欲呂兵盡誅戚氏趙王如意之屬高帝大怒迺使陳平載絳侯代將而即

軍中斬噲師古曰即就也陳平畏呂后執噲詣長安至則高帝已崩呂后釋噲師古曰釋解

爵邑孝惠六年噲薨諡曰武侯子伉嗣而伉母呂須亦為臨光侯噲高后時用事顯權師古曰顯

誅伉舞陽侯中絕數月孝文帝立迺復封噲庶子市人為侯復故邑薨諡曰荒侯子佗廣

嗣六歲其舍人上書言荒侯市人病不能為人師古曰言無人道也令其夫人與其弟亂而生佗廣

佗廣實非荒侯子補注周壽昌曰史記六歲下云侯家舍人得罪他廣怨之則舍人上書

酈商高陽人也師古曰酈音歷補注齊召南曰商即食其弟食其傳曰陳留高陽人是也高

陳勝起商聚少年得數千人沛公略地六月餘商呂所將四千人屬沛公於岐補注先

高紀酈食其傳秦三年二月沛公過高陽食其言其弟商為將將陳留兵距二世元年沛公

地至陳留商起兵乃六月餘得四千人從高祖曲師古曰曲從也從攻長社先登賜爵封信成君師古曰信

君與酈封從攻緱氏絕河津破秦軍雒陽東從下宛穰定十七縣別將攻旬關師古曰旬關

公為漢王賜商爵信成君補注劉奉世曰君當作侯高祖為漢王絳灌諸將皆賜侯爵因故

爵信成君當即樊噲傳所謂賜重封也商先以從攻長社先登封信成君何焯曰此復云賜商

名號後賜爵列侯則實封耳灌嬰傳師古曰灌嬰傳呂將軍為隴西都尉別定北地郡補注齊召南曰史記

郡也此文破章邯別將於烏氏泥陽師古曰烏氏安定縣也泥陽今在豳州泥陽北地

軍烏氏周類軍柯邑蘇驢軍於泥陽蓋烏氏守將佚其姓名而柯邑泥陽守將姓名存也

北泥陽北地縣今慶陽府靈州東五十里泥陽賜食邑武城六千戶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武

里柯邑扶風縣今邠州三水縣東北二十五里從擊項籍軍與鍾離昧戰補注先

記作以隴西都尉從擊項籍軍受梁相國印師古曰漢呂梁益食四千戶從擊項羽二歲攻

五月出鉅野與鍾離昧戰疾鬪

前漢四十一

胡陵補注先謙曰史記二漢王卽帝位燕王臧荼反商曰將軍從擊荼戰龍脫孟康曰地名也補注沈欽

韓曰趙世家孝成王十九年趙以龍兌汾門與燕龍兌師古曰今易先登陷陣破荼軍易下縣補注先謙

即龍脫也紀要龍述山在易州西南三十里卽龍兌師古曰今易賜爵列侯與剖符世世勿絕食邑涿郡

五千戶補注李慈銘曰史記涿下無郡字是也漢封諸功臣列侯及分涿縣立涿郡雖俱在

既爲郡故更封商曲周耳五千戶別定上谷因攻代受趙相國印師古曰初受梁相國印今

下史記有號曰涿侯四字不可去別定上谷因攻代受趙相國印又受趙相國印補注先謙

右丞相趙相國別入字趙相國是實任右丞相猶虛稱也與絳侯等定代郡雁門得代丞相

程縱補注先謙曰據周守相郭同師古曰守相謂將軍呂下至六百石十九人還呂將軍將

太上皇衛一歲補注先謙曰將太上皇宮衛卒十月呂右丞相擊陳豨殘東垣補注先謙曰

月補反十一年冬攻降東垣此十又從擊黥布攻其前垣李奇曰前鋒堅蔽若垣牆也或曰

前拒集解拒音矩徐廣云拒一作和謂拒方陳也王念孫云案史記作拒漢書作垣垣皆拒

字之誤也和謂拒音矩徐廣云拒一作和謂拒方陳也王念孫云案史記作拒漢書作垣垣皆拒

和也補注先謙曰守相郭同師古曰守相謂將軍呂下至六百石十九人還呂將軍將

破布軍更封爲曲周侯食邑五千一百戶除前所食凡別破軍三降定郡六縣七十三得丞

相守相大將軍各一人小將軍二人補注宋祁曰越本景祐本無二軍字王念孫曰越本景

將十人皆無軍字二千石呂下至六百石十九人商事孝惠帝呂后呂后崩商疾不治事補注

勃不得入北軍於是迺使人劫商令其子寄給呂祿呂祿爲將軍軍於北軍太尉

北軍遂曰誅諸呂商是歲薨諡曰景侯子寄嗣天下稱酈況賣友補注先謙曰孝景時吳楚

齊趙反上呂寄爲將軍圍趙城七月不能下補注先謙曰欒布自平齊來迺滅趙孝景中二

年寄欲取平原君姊爲夫人蘇林曰景帝王皇后母臧兒也補注齊召南曰事在孝景中二

外戚傳武帝卽位尊太后母臧兒爲平原君此當如監本注本無姊字爲與注合寄欲取之

蓋臧兒更嫁田氏而復寡之時時武帝立爲皇太子已三年矣周壽昌曰臧兒始嫁王仲更

及明凌氏本亦無姊字先謙曰各本無姊字是若其姊當更老矣據蘇注則姊字衍官本

史記亦無姊字景帝怒下寄吏免上迺封商它子堅爲繆侯師古曰繆奉商後傳至玄孫終根武帝

時爲太常補注先謙曰公坐巫蠱誅國除元始中賜高祖時功臣自酈商呂下子孫爵乎關

內侯食邑凡百餘人補注錢大昭曰南監本閻本平作皆先謙曰官

夏侯嬰沛人也爲沛廐司御每送使客補注先謙曰送官本作還過泗上亭與高祖語未嘗

不移日也嬰已而試補縣吏與高祖相愛高祖戲而傷嬰人有告高祖補注先謙曰集解引

不移日也嬰已而試補縣吏與高祖相愛高祖戲而傷嬰人有告高祖補注先謙曰集解引

不移日也嬰已而試補縣吏與高祖相愛高祖戲而傷嬰人有告高祖補注先謙曰集解引

不移日也嬰已而試補縣吏與高祖相愛高祖戲而傷嬰人有告高祖補注先謙曰集解引

不移日也嬰已而試補縣吏與高祖相愛高祖戲而傷嬰人有告高祖補注先謙曰集解引

祖傷 高祖時為亭長重坐傷人如淳曰為吏傷人其罪重告故不傷嬰蘇林曰自告情嬰證之移獄覆

嬰坐高祖繫歲餘掠笞數百終脫高祖補注劉放曰告故不傷嬰者高祖抵言不曾傷嬰

覆矣嬰以此高祖之初與徒屬欲攻沛也師古曰謂始亡在外未被焚噲召時補注劉奉

坐繫掠笞也補注劉放曰告故不傷嬰者高祖抵言不曾傷嬰

沛下文義相屬非兩事甚明 嬰時呂縣令史為高祖使上降沛一日師古曰謂父老開

官本父老倒 高祖為沛公賜爵七大夫呂嬰為太僕補注先謙曰史記作賜嬰爵七大夫

下常奉車師古曰為沛公御車從攻胡陵嬰與蕭何降泗水監平張晏曰胡陵平所止縣何嘗給之

平呂胡陵降賜嬰爵五大夫從擊秦軍碭東攻濟陽補注先謙曰陳留縣下戶牖破李由

軍雍丘呂兵車趣攻戰疾破之師古曰趣讀曰促謂急速也次下亦同補注李慈銘曰史

擊趙賁軍開封揚熊軍曲遇補注先謙曰嬰從捕虜六十八人降卒八百五十人得印一

璽師古曰時自相署置官之印又擊秦軍雒陽東呂兵車趣攻戰疾賜爵封轉為滕令鄧展曰今沛郡

公無重字公即令也先未封重字不當有 因奉車師古曰因此又每奉車從攻戰呂至

是從攻定南陽戰於藍田芷陽師古曰芷陽後為霸陵縣補注先謙曰史記因下有復字

嬰爵列侯號昭平侯復為太僕從入蜀漢還定三秦從擊項籍至彭城項羽大破漢軍漢

王不利馳去見孝惠魯元載之漢王急馬罷虜在後師古曰罷常蹤兩兒棄之音撥晉灼

騶史記作騶乘上有欲字以足踞兩兒使下也 嬰常收載行面雍樹馳服虔曰高祖欲斬之

也應劭曰古者立乘嬰恐小兒驚墜各置一擁抱持之樹立也蘇林曰南方人擁抱小兒

擁抱而者曰面首向臨之也師古曰面借也擁抱持之言取兩兒合面背已而擁抱小兒

故云面擁樹馳服言圍樹而走義尤疎越雍讀曰擁補注劉奉世曰抱兩兒者未有能背而

而能抱持者況復馳乎蘇說是也李慈銘曰索隱蘇林與晉灼皆言南方及京師謂抱小兒

為擁樹是晉灼於此亦有注而小顏刪之先謙曰史記作收載之徐行面擁樹乃馳集解

引蘇說作面者大人以面首向臨之小兒抱大人頸似懸樹也較此為詳據項羽紀漢王推

墮二子於是者三故嬰擁抱 漢王怒欲斬嬰者十餘卒得脫而致孝惠魯元於豐漢王既至

於前不聽漢王再發乘也 榮陽收散兵復振賜嬰食邑沂陽師古曰沂音魚依反補注先謙曰史記作

至陳卒定楚至魯益食茲氏師古曰茲氏縣名地理志屬太原漢王即帝位燕王臧荼反嬰

從擊荼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更食汝陰剖符世世勿絕從擊代至武泉雲中益食千戶因

從擊韓信軍胡騎晉陽旁大破之追北至平城為胡所圍七日不得通高帝使使厚遺閼氏

冒頓乃開其圍一角高帝出欲馳嬰固徐行弩皆持滿外鄉師古曰故示閑暇所呂固士卒

卒已得脫師古曰卒終也益食嬰細陽千戶師古曰益其邑使食之補注先謙曰從擊胡騎句注北

大破之擊胡騎平城南三陷陳功為多闕所奪邑五百戶孟康曰時有罪過奪邑者呂賜之

以過嘗奪邑今以功復賜之耳王文彬曰嬰攻戰時所奪之邑即以賜之也孟從擊陳豨黥

劉說皆未是錢大昭曰闕南監本闕本作賜先謙曰官本作賜史記同闕字誤從擊陳豨黥

布軍陷陳卻敵益千戶定食汝陰六千九百戶除前所食嬰自上初起沛常為太僕從竟高

祖崩呂太僕事惠帝惠帝及高后德嬰之脫孝惠魯元於下邑間也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

迺賜嬰北第一師古曰北第者近北闕之第嬰最第一也日近我呂尊異之惠帝崩呂太

僕事高后高后崩代王之來嬰呂太僕與東牟侯入清宮廢少帝補注先謙曰東牟侯呂天

前漢四十一

子法駕迎代王代邸與大臣共立文帝復為太僕八歲薨補注周壽昌曰文選西征賦李善注引長安圖曰漢時七里渠有嬰

俗謂之馬家博物志曰公卿送嬰葬至東都門外馬不行培地悲鳴得石梓有銘曰佳城鬱鬱三十年見白日吁嗟

諡曰文侯傳至曾孫頗音普河反尚平陽公主坐與父御婢奸自殺

國除初嬰為滕令奉車故號滕公及曾孫頗尚主補注錢大昕曰漢景帝女平陽公主

本陽信公主王皇后生元帝女平陽公主衛婕妤生其外家皆非孫氏此夏侯頗所尚之平陽公主蓋別一人不知何帝女也馬端臨帝系考載高帝一女魯元公主文帝二女館陶長

公主及周勃子勝之所尚公主景帝三女平陽公主南宮公主隆慮公主武南五女鄂邑益長公主夷安公主衛長公主陽石公主諸邑公主宣帝二女館陶公主敬武公主元帝三女

平都公主平陽公主穎邑公主皆據班史紀傳然尚有未備如博成侯張建始四年坐尚陽邑公主與婢姦主勞數醉罵主免夏侯頗尚平陽公主成帝微行過陽阿主作樂此三事

皆遺漏而南宮公主增祲申見功臣侯表馬氏亦失書先謙曰據衛青傳平陽侯曹壽尚武

帝姊陽信長公主後壽有惡疾就國上詔青尚平陽主參之功臣表曹壽即曹時也其子襄

以元光五年嗣侯是曹時卒於元光四年後七年當元朔五年青為大將軍而尚平陽主卒

後與主合葬不容更有夏侯頗尚平陽主之事且表云元光三年頗嗣侯十八年元朔二年

坐尚公主與父御姦自殺是元鼎初公主尚為頗所尚其時平陽主適衛青久矣故滕公子

足證頗所尚者必非平陽主也況平陽主外家非孫氏其子孫不盡然也功臣表嬰元孫之

孫更為孫氏補注周壽昌曰此或頗一支更為孫氏其他子孫不盡然也功臣表嬰元孫之

灌嬰補注周壽昌曰此或頗一支更為孫氏其他子孫不盡然也功臣表嬰元孫之

高祖為沛公略地至雍丘章邯殺項梁而沛公還軍於礪嬰呂中涓從擊破東郡尉於成

武及秦軍於杠里疾鬪賜爵七大夫又從攻秦軍毫南開封曲遇戰疾力孟康曰攻戰疾速也師古曰疾急速

陽城東遂定南陽郡西入武關戰於藍田疾力至霸上賜爵執圭號昌文君沛公為漢王拜

嬰為郎中從入漢中十月拜為中謁者補注先謙曰高祖元年四月入漢中五月當

月四從還定三秦下櫟陽降塞王還圍章邯廢丘未拔從東出臨晉關擊降殷王定其地擊項

羽將龍且魏相項佗軍定陶南補注先謙曰曹參傳東擊龍且項佗定陶破之疾戰破之賜

嬰爵列侯號昌文侯食杜平鄉師古曰杜縣之平鄉補注李慈銘曰食杜平鄉四字衍先謙

以為衍文是史記亦誤復呂中謁者從降下礪呂北至彭城項羽擊破漢王漢王遁而西嬰從還軍於

雍丘王武魏公申徒反張晏曰故秦將降為公今反補注先謙曰魏公申徒二人蓋從王從

擊破之攻下外黃補注先謙曰史記無外字案外黃是山陽東萊二郡皆有黃縣時屬齊國

望文為西收軍於滎陽楚騎來眾漢王迺擇軍中可為騎將者皆推故秦騎士重泉人李必

駱甲師古曰重泉縣名也地理志屬左馮翊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按李必後封威侯見功臣表作季必案重泉在今同州府蒲城縣東南五十里習騎兵今為校

尉可為騎將漢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軍不信臣臣願得大王左右善騎者傳之補注

日傳音附猶言隨從者嬰雖少然數力戰迺拜嬰為中大夫令李必駱甲為左右校尉將郎中騎兵補注

先謙曰郎中騎將也擊楚騎於滎陽東大破之受詔別擊楚軍後絕其饗道師古曰饗

至襄邑擊項羽之將項冠於魯下破之所將卒斬右司馬騎將各一人張晏曰主右方之馬

所謂左右千人之騎補注宋祁曰濶化本作左右馬今越本無左字疑馬字上有司字不當

去左字陽夏公注題云以注觀當有左字錢大昭曰右司馬本作左右先謙曰據張說本文

無左右字據晉說似有左字但下文擊破柘公王武軍燕西師古曰柘縣名公者柘之令也王

無左右千人之騎語疑晉誤也擊破柘公王武軍燕西師古曰柘縣名公者柘之令也王

國也音一千反補注先謙曰曹參樊噲斬欽傳及本傳上文所將卒斬樓煩將五人李奇曰

皆不言王武是柘公則柘公自別一人非即王武也顏說誤所將卒斬樓煩將五人李奇曰

名其人善騎射故名射士為樓煩取其稱也師古曰解在項羽傳連尹一人蘇林曰擊王武

別將桓嬰白馬下破之所將卒斬都尉一人曰騎度河南送漢王到雒陽從北迎相國韓信

軍於邯鄲補注李慈銘曰史記從作使疑從字誤還至敖倉嬰遷為御史大夫補注先謙曰此假官也表

曰列侯食邑杜平鄉補注劉奉世曰前已為列侯食杜平鄉受詔將郎中騎兵東屬相國韓

信擊破齊軍於歷下所將卒虜單騎將軍華毋傷師古曰華音下化反補注錢大昭曰單騎

單字誤及將吏四十六人降下臨淄得相田光補注李慈銘曰史記作齊守相田光是也田

廣相田光守相許章師古曰擊破其騎所將卒斬騎將一人生得騎

將四人攻下贏博破齊將軍田吸於千乘斬之東從韓信攻龍且雷公於假密師古曰雷縣

攻龍且及雷公於假密補注先謙曰史記亦作於高密索隱注雷縣令稱公旋其名卒斬龍

且師古曰嬰所將之生得右司馬連尹各一人樓煩將十人身生得亞將周蘭師古曰齊地

已定韓信自立為齊王使嬰別將擊楚將公杲於魯北破之轉南破薛郡長師古曰長亦如

身虜騎將入攻博陽補注齊召南曰入字係一人兩字傳寫誤併史記作身虜騎將一人

為句非是沈欽韓曰博陽當作博陽紀要陽城在兗州府師古曰博陽在兗州府前至下相呂東南僅取慮徐

嶧縣南五十里春秋時小國漢置博陽縣屬楚國傳偏同音師古曰博陽在兗州府前至下相呂東南僅取慮徐

日僅及取慮及徐三縣名度淮盡降其城邑至廣陵蘇林曰別將兵屯廣陵也師古曰此說

也取音趨又音秋慮音慮度淮盡降其城邑至廣陵蘇林曰別將兵屯廣陵也師古曰此說

廣陵皆項羽使項聲薛公郊公復定淮北嬰度淮擊破項聲郊公下邳斬薛公補注先謙曰

彭越同下下邳壽春擊破楚騎平陽師古曰此平陽在東郡補注沈欽韓曰按東郡郡縣有

反何攻苦師古曰苦也復得亞將補注李慈銘曰史記亞將下有周蘭二字與漢王

會頤鄉補注沈欽韓曰案集解徐廣曰苦縣有頤鄉一從擊項籍軍陳下破之所將卒斬樓

煩將二人虜將八人補注先謙曰史記作虜賜益食邑二千五百戶項籍敗垓下去也嬰曰

御史大夫將車騎別追項籍至東城破之所將卒五人其斬項籍皆賜爵列侯降左右司馬

各一人卒萬二千人盡得其軍將吏下東城歷陽補注先謙曰東城今鳳陽府定遠度江破

吳郡長吳下補注齊召南曰按後儒以會稽至東漢順帝始分遂疑二史此文為譌然亦安

知楚漢之際不當分為二郡而其後復合乎得吳守遂定吳豫章會稽郡補注沈欽韓曰

灌嬰立豫章按水經注豫章秦以為廬江南部漢高祖六年始命灌補注沈欽韓曰

嬰以為豫章郡治官本考證據功臣表作陳嬰不知灌嬰先有此事還定淮北凡五十二縣

漢王即帝位賜益嬰邑二千戶補注先謙曰周勃傳賜與穎陽侯呂車騎將軍從擊燕王荼

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還剖符世世勿絕食穎陰二千五百戶補注李慈銘曰史記此下有

從擊漢王信於代補注錢大昭曰漢當作至馬邑別降樓煩曰北六縣斬代左將補注李慈

作左相破胡騎將於武泉北復從擊信胡騎晉陽下所將卒斬胡白題將一人師古曰胡名

謙曰唐杜甫秦州雜詩胡舞白題斜薛夢符注題額也其俗以白塗壁其額因得名如黑齒

之類又受詔并將燕趙齊梁楚車騎擊破胡騎於砮石師古曰砮音干坐反至平城為胡所困補注先

記有從還軍東垣補注先謙曰卒斬敵及特將五

人師古曰卒謂所將之卒也特獨也各特為將補注周壽昌曰特將楚漢間所置將名功

臣表陳稀以特將將卒五百人前元年起宛胸是也韓信傳亦有特將似皆其所部

裨將先謙曰官本降曲逆盧奴上曲陽安國安平補注先謙曰盧奴中山縣今定州治上

各特作各獨是山縣今保定府祁州南安平縣治攻下東垣黥布反呂車騎將軍先出攻布別將於相破之斬

亞將樓煩將三人又進擊破布上柱國及大司馬軍又進破布別將肥銖補注先謙曰史

命一作銖古無以詐嬰身生得左司馬一人所將卒斬其小將十人追北至淮上益食邑

二千五百戶布已破高帝歸定令嬰食穎陰五千戶除前所食邑凡從所得二千石二人

別破軍十六降城四十六定國一郡二縣五十二得將軍二人柱國相各一人二千石十

人嬰自破布歸高帝崩呂列侯事惠帝及呂后呂后崩呂祿等欲為亂齊哀王聞之舉兵

西呂祿等呂嬰為大將軍往擊之嬰至滎陽乃與絳侯等謀因屯兵滎陽風齊王呂誅呂

氏事師古曰風讀曰誦補齊兵止不前絳侯等既誅諸呂齊王罷兵歸嬰自滎陽還與絳

侯陳平共立文帝於是益封嬰三千戶賜金千斤為太尉三歲絳侯勃免相嬰為丞相罷

太尉官是歲匈奴大入北地上令丞相嬰將騎八萬五千擊匈奴匈奴去濟北王反詔罷

嬰兵補注先謙曰後歲餘呂丞相薨諡曰懿侯傳至孫疆補注先謙曰官本

封嬰孫賢為臨汝侯奉嬰後後有罪國除疆作疆是史記同有罪絕武帝復

傳寬補注錢大昕曰寬與斬已魏五大夫騎將從為舍人起橫陽邑名在韓韓公子成初封

擊楊熊曲遇陽武斬首十二級賜爵卿從至霸上沛公為漢王賜寬封號共德君補注

從入漢中為右騎將定三秦賜食邑雕陰孟康曰縣名屬上郡補注

蘭龍且所將卒斬騎將一人赦下師古曰赦地名敖倉蓋取此益食邑屬淮陰張晏曰韓

者相國云淮陰擊破齊歷下軍擊田解補注先謙曰田儻傳齊王使華毋傷田解軍歷下

毋傷為灌嬰所虜田解當不得獨脫疑屬相國參殘博師古曰參曹參

擊當為斬或得字虜字之譌史記亦誤屬相國參殘博也博太山縣也益食邑因定齊地

剖符世世勿絕官本勿作不封陽陵侯二千六百戶除前所食為齊右丞相備齊張晏曰

未降故設屯備補注錢大昭曰功臣表無五歲為齊相國補注先謙曰案正義為齊悼惠

右字生謙曰正義云按為齊王韓信相王劉肥相五歲也案此說非也

謂寬距為齊右丞相之後五歲又為齊相國耳韓信王齊在高祖四年寬為相當是五年

又五歲是高祖十年寬為齊相國韓信反在十年九月故下文云為齊相國四月而擊稀也

四月補注宋祁曰景德本傳擊陳稀屬太尉勃補注先謙曰據周

擊陳稀盧縮反勃以相國代樊噲擊縮此文以相國上

當更有勃字擊稀當為擊盧縮史文脫誤也史記亦誤一月從為代相國將屯補注李慈銘曰史記丞

常將屯兵呂備邊寇寬為代相兼將此屯兵也二歲為丞相將屯相上有代字是也時改

諸王國之相孝惠五年薨諡曰景侯傳至曾孫偃謀反誅國除

斬歙呂中涓從起宛胸師古曰歙音翕宛音宛攻濟陽破李由軍擊秦軍開封東斬騎千人

將一人如淳曰騎將率號為千人漢儀注邊郡置都尉千人司馬候也補注

級捕虜七十三人賜爵封臨平君又戰藍田北斬車司馬二人張晏曰主車也補注先

長一人張晏曰首二十八級捕虜五十七人至霸上沛公為漢王賜歛爵建武侯遷騎都尉

尉從定三秦別西擊章平軍於隴西破之定隴西六縣所將卒斬車司馬候各四人騎長

十二人從東擊楚至彭城漢軍敗還保雍巨擊反者王武等略梁地別西擊邢說軍菑南

破之師古曰菑縣名也後為考城說讀曰悅補注先謙曰今身得說都尉二人司馬候十

二人降吏卒四千六百八十人破楚軍滎陽東食邑四千二百戶補注先謙曰史記食別

之河內擊趙賁軍朝歌破之補注齊召南曰史記作擊趙將賁軍朝歌則其人姓賁名

復為章邯將為曹參樊噲所破見高紀參噲傳此在河內所將卒得騎將二人車馬二百

五十匹從攻安陽呂東至棘蒲補注沈欽韓曰紀要安陽城在趙州臨城縣南廉頗傳攻

治下十縣補注先謙曰史記別攻破趙軍得其將司馬二人候四人降吏卒二千四百人從

降下邯鄲別下平陽補注先謙曰案集解引徐廣曰鄴有平陽城正義引括地志云身斬

守相所將卒斬兵守邯鄲一人李奇曰或曰邯鄲守也字反耳晉灼曰將兵守邯鄲守各一

人此奪守各二字沈欽韓云墨子號令篇非時而行者惟守及探太守之節而攻

朝歌邯鄲又別擊破趙郡補注先謙曰官本降邯鄲郡六縣此皆擊趙事當在三年韓信

張耳擊趙時別令還軍敖倉破項籍軍成皋南擊絕楚饗道起滎陽至襄邑破項冠魯下

略地東至鄆郟下邳補注先謙曰鄆即繪東海縣在今南至斬竹邑擊項悍濟陽下還擊

項籍軍陳下破之別定江陵降柱國大司馬呂下八人身得江陵王致雒陽師古曰江陵

子其尉也得而因定南郡從至陳取楚王信剖符世世勿絕定食四千六百戶為信武侯

齊燕楚車騎補注先謙曰據灌嬰傳此與嬰同將別擊陳豨丞相破破之師古曰因降曲逆從擊黥布有功

益封定食邑五千三百戶凡斬首九十級虜百四十二人補注先謙曰四別破軍十四降

城五十九定郡國各一縣二十三得王柱國各一人二千石呂下至五石三十九人補注

周繆沛人也師古曰繆音息列反呂舍人從高祖起沛至霸上西入蜀漢還定三秦常為參乘賜食

邑池陽師古曰即馮翊池陽縣補注先謙曰繆食邑時池陽尚未為縣縣從東擊項羽滎

陽絕甬道從出度平陰遇韓信軍襄國補注李慈銘曰案此傳史記多脫文班氏因之如

必先有賜爵之文先謙曰高帝出度平陰韓信軍修武上馳入奪其軍傳蓋言此戰有利

不利終亡離上心上呂繆為信武侯師古曰呂其忠信故加此號補注先謙曰功臣

三千三百戶補注先謙曰表云二千二百戶上欲自擊陳豨繆泣曰始秦攻破天下未曾自行今上常自

行是亡人可使者乎上曰為愛我賜入殿門不趨補注先謙曰史記更十二年更封繆為

鄒城侯服虔曰音營蒯之蒯蘇林曰音簿催反晉灼曰功臣表屬長沙師古曰此字從崩

肯反補注王文彬曰按先封某邑後改他邑曰更封如史記曲周侯鄒商傳商先食邑祿

號曰祿侯後云更食曲周是也繆前封信武乃名號侯至此為鄒城侯是新封邑不得云

更封也更字當為衍文史記作以繆為蒯城侯不言更封先謙曰史記作蒯成索隱蒯者

鄉名三蒼云蒯鄉在城父縣音裴正義引括地志云蒯亭在河南西十四里苑中輿地志

云刺成縣故陳倉縣之鄉聚名也周縹所封晉武帝咸寧四年分陳倉立刺成縣屬

始平郡先謙案三蒼音刺為裴與呂忱音刺為陪同諸書雖刺互異其讀一也 孝文

五年薨諡曰貞侯補注周壽昌曰史記傳同史表作尊侯正義云尊子昌嗣有罪國除景

帝復封縹子應為鄂侯蘇林曰音多屬沛國補注宋祁曰沛國當作陳國張照曰按陳國

漢景帝中元年封周應為侯國音多沈釋旃云漢書周縹傳蘇林音多寒反讀如邯鄲之

音以附會之觀鄆注則六朝本已如是多漢志引孟康之音亦曰多丁度遂造為當何反之

縣之鄂蘇林孟康皆音多下寒反二字乃明監本妄加之也今考景祐本汪本毛本周

縹傳注並作音多獨明監本有寒反二字而沈氏遂為其所惑凡漢書注中所引漢魏人

音皆曰某音某或曰音某某之某未有音某某反者明監本地理志鮑陽下孟康曰鮑音

所加考鄆縣之鄂蘇林孟康皆音多下寒反二字乃明監本妄加之也今考景祐本汪本毛本周

縹傳注並作音多獨明監本有寒反二字而沈氏遂為其所惑凡漢書注中所引漢魏人

音皆曰某音某或曰音某某之某未有音某某反者明監本地理志鮑陽下孟康曰鮑音

所加考鄆縣之鄂蘇林孟康皆音多下寒反二字乃明監本妄加之也今考景祐本汪本毛本周

縹傳注並作音多獨明監本有寒反二字而沈氏遂為其所惑凡漢書注中所引漢魏人

音皆曰某音某或曰音某某之某未有音某某反者明監本地理志鮑陽下孟康曰鮑音

所加考鄆縣之鄂蘇林孟康皆音多下寒反二字乃明監本妄加之也今考景祐本汪本毛本周

縹傳注並作音多獨明監本有寒反二字而沈氏遂為其所惑凡漢書注中所引漢魏人

音皆曰某音某或曰音某某之某未有音某某反者明監本地理志鮑陽下孟康曰鮑音

所加考鄆縣之鄂蘇林孟康皆音多下寒反二字乃明監本妄加之也今考景祐本汪本毛本周

縹傳注並作音多獨明監本有寒反二字而沈氏遂為其所惑凡漢書注中所引漢魏人

音皆曰某音某或曰音某某之某未有音某某反者明監本地理志鮑陽下孟康曰鮑音

所加考鄆縣之鄂蘇林孟康皆音多下寒反二字乃明監本妄加之也今考景祐本汪本毛本周

縹傳注並作音多獨明監本有寒反二字而沈氏遂為其所惑凡漢書注中所引漢魏人

音皆曰某音某或曰音某某之某未有音某某反者明監本地理志鮑陽下孟康曰鮑音

所加考鄆縣之鄂蘇林孟康皆音多下寒反二字乃明監本妄加之也今考景祐本汪本毛本周

縹傳注並作音多獨明監本有寒反二字而沈氏遂為其所惑凡漢書注中所引漢魏人

音皆曰某音某或曰音某某之某未有音某某反者明監本地理志鮑陽下孟康曰鮑音

所加考鄆縣之鄂蘇林孟康皆音多下寒反二字乃明監本妄加之也今考景祐本汪本毛本周

縹傳注並作音多獨明監本有寒反二字而沈氏遂為其所惑凡漢書注中所引漢魏人

音皆曰某音某或曰音某某之某未有音某某反者明監本地理志鮑陽下孟康曰鮑音

所加考鄆縣之鄂蘇林孟康皆音多下寒反二字乃明監本妄加之也今考景祐本汪本毛本周

縹傳注並作音多獨明監本有寒反二字而沈氏遂為其所惑凡漢書注中所引漢魏人

音皆曰某音某或曰音某某之某未有音某某反者明監本地理志鮑陽下孟康曰鮑音

所加考鄆縣之鄂蘇林孟康皆音多下寒反二字乃明監本妄加之也今考景祐本汪本毛本周

縹傳注並作音多獨明監本有寒反二字而沈氏遂為其所惑凡漢書注中所引漢魏人

音皆曰某音某或曰音某某之某未有音某某反者明監本地理志鮑陽下孟康曰鮑音

所加考鄆縣之鄂蘇林孟康皆音多下寒反二字乃明監本妄加之也今考景祐本汪本毛本周

縹傳注並作音多獨明監本有寒反二字而沈氏遂為其所惑凡漢書注中所引漢魏人

音皆曰某音某或曰音某某之某未有音某某反者明監本地理志鮑陽下孟康曰鮑音

所加考鄆縣之鄂蘇林孟康皆音多下寒反二字乃明監本妄加之也今考景祐本汪本毛本周

戶補注先謙曰官遷為計相文穎曰呂能計故號曰計相師古曰專主計籍故號計相補注

卒相其子敖復徙相代燕王臧荼反蒼曰代相從攻荼有功六年封為北平侯食邑千二百

守從韓信擊趙蒼得陳餘趙地已平漢王呂蒼為代相備邊寇已而徙為趙相相趙王耳耳

卒相其子敖復徙相代燕王臧荼反蒼曰代相從攻荼有功六年封為北平侯食邑千二百

守從韓信擊趙蒼得陳餘趙地已平漢王呂蒼為代相備邊寇已而徙為趙相相趙王耳耳

卒相其子敖復徙相代燕王臧荼反蒼曰代相從攻荼有功六年封為北平侯食邑千二百

守從韓信擊趙蒼得陳餘趙地已平漢王呂蒼為代相備邊寇已而徙為趙相相趙王耳耳

卒相其子敖復徙相代燕王臧荼反蒼曰代相從攻荼有功六年封為北平侯食邑千二百

守從韓信擊趙蒼得陳餘趙地已平漢王呂蒼為代相備邊寇已而徙為趙相相趙王耳耳

贊曰仲尼稱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師古曰論語載孔子為弟子仲弓

逢時張晏曰茲基也信矣樊噲曰夏侯嬰灌嬰之徒方其鼓刀僕御販繒之時師古曰鼓

豈自知附驥之尾師古曰蓋曰蚊蚋為喻勤功帝籍補注先謙曰官慶流子孫哉當孝文時

天下曰酈寄為賣友夫賣友者謂見利而忘義也若寄父為功臣而又執劫師古曰周勃等

行雖摧呂祿曰安社稷補注先謙曰漢紀推呂祿誼存君親可也第十一終

張周趙任申屠傳第十二漢書四十二

張蒼陽武人也補注先謙曰陽武河南縣今懷好書律歷秦時為御史主柱下方書如淳曰

謂事在板上者也秦置柱下史蒼為御史主其事或曰主四方文書也師古曰下云蒼自秦

時為柱下御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則主四方文書是也柱下居殿柱之下若今侍立御史

矣補注齊召南曰按柱下史本周制而秦因之老子在周為柱下史是也沈約宋志侍御史

於周為柱下史師古注若今侍立御史矣立字似衍文唐制侍御史六人先謙曰如注謂下

脫書字集有罪亡歸及沛公略地過陽武蒼曰客從攻南陽蒼當斬解衣伏質師古曰質

解引有師古曰質有罪亡歸及沛公略地過陽武蒼曰客從攻南陽蒼當斬解衣伏質師古曰質

曰史記當斬上有身長大肥白如瓠時王陵見而怪其美士迺言沛公赦勿斬補注周壽昌

祖起沛陵亦聚數千人居南陽是雖未從沛公實同在南陽亦未遂西入武關至咸陽補注

與沛公為敵也或偶過沛公適見蒼被罪愛而為言以救之耳遂西入武關至咸陽補注

下有從字沛公立為漢王入漢中還定三秦陳餘擊走常山王張耳耳歸漢漢呂蒼為常山

守從韓信擊趙蒼得陳餘趙地已平漢王呂蒼為代相備邊寇已而徙為趙相相趙王耳耳

卒相其子敖復徙相代燕王臧荼反蒼曰代相從攻荼有功六年封為北平侯食邑千二百

戶補注先謙曰官遷為計相文穎曰呂能計故號曰計相師古曰專主計籍故號計相補注

本無六年二字遷為計相文穎曰呂能計故號曰計相師古曰專主計籍故號計相補注

前漢四十二

前漢四十二

前漢四十二

位亞執政目為計一月更呂列侯為主計四歲張晏曰呂列侯與校郡國簿書如瀆曰呂其相其名蓋本此所主因呂為官號與計相同時所卒立非久
施也師古曰去計相之名更號主計補注劉攽曰四歲字本在黥布反上誤書在此宋祁曰
浙本一月作三月先謙曰史記四歲字亦在此布以高祖十一年反是蒼為主計在八年又
後封侯是時蕭何為相國而蒼迺自秦時為柱下御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又善用算律歷
二年也故令蒼呂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補注先謙曰周禮大司徒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
唐書柳冕傳冕表言漢法三載上計以會課最史記范雎傳三歲不上計注凡郡長論課殿
最歲盡遣吏上計新序載魏文侯時東陽上計錢布十倍大夫畢賀韓非子稱西門豹重斂
百姓期年上計文侯迎而拜之是黥布反漢立皇子長為淮南王而蒼相之十四年遷為御
史大夫補注先謙曰淮南厲王傳黥布反上自將擊滅布即立長為王合證高紀長王當在
計十六年此四字當作六

周昌者沛人也其從兄苛師古曰苛音何秦時皆為泗水卒史及高祖沛起補注錢大昭曰沛起二
沛擊破泗水守監於是苛昌自卒史從沛公補注宋祁曰越本自作以校改以自王念孫
然以自皆由也則改猶沛公昌為職志應劭曰掌主職也鄭氏曰主旗志苛為客張晏曰
賓客不掌官也補注沈欽韓曰猶戰國之客卿客將也從入關破秦沛公立為漢王昌苛為御史大夫公卿表苛自內
史遷則苛昌為中尉漢三年楚圍漢王滎陽急漢王出去而使苛守滎陽城楚破滎陽城欲
令苛將苛罵曰若趣降漢王不然今為慮矣師古曰若汝也趣讀曰促補注錢大昭曰項羽
怒亨苛漢王於是拜昌為御史大夫常從擊破項籍六年與蕭曹等俱封為汾陰侯苛子成
昌父死事封為高景侯昌為人強力敢直言自蕭曹等皆卑下之師古曰下音胡駕反昌嘗燕入奏事

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紂之主也於是上笑之然尤憚昌及高帝欲廢太子而立
戚姬子如意為太子大臣固爭莫能得上曰留侯策止而昌庭爭之強補注先謙曰庭字上
問其說昌為人吃師古曰吃言之難也音訖補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心知其不可
補注錢大昭曰南監本闕本皆作然臣期知其不可先謙曰官本同陛下欲廢太子臣期
期不奉詔師古曰昌曰吃故每重言期期補注劉攽曰期知其不可漸本然心知期期不
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子據此則期期不奉詔其後之二吃乃為期期若云臣
期知其不可又了無意矣又顏注文元無每字王念孫曰顏說是也臣期期知其不可臣知
其不可也臣期期不奉詔臣不奉詔也期期乃吃者語急之聲本無意義劉攽期知其不可
為極極不奉詔期期不奉詔矣先謙曰通鑑胡注孔穎達疏釋誌說也杜預云吃期也然
則期字雖別皆是近義言其近當如此史記周昌云云意亦與吃同案諸家之說皆未當也
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師古注期猶必也議必不入對是期之為必漢世恆言此文臣
心知期期不可心知必不可也補注先謙曰呂后側耳於東箱聽師古曰正寢之東西室皆曰箱言似
罷補注先謙曰呂后側耳於東箱聽師古曰正寢之東西室皆曰箱言似上欣然而笑即
見昌為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師古曰微無也是後戚姬子如意為趙王年十歲高祖憂萬
歲之後不全也趙堯為符璽御史趙人方與公孟康曰方與縣名公其號也師古曰音房豫
楚漢之際縣尹皆稱公如徐補注周壽昌曰集解引瓚曰方與縣令也案
公之類甚多不必為其號也謂御史大夫周昌曰君之史趙堯年雖少然奇士君必異之補
先謙曰異是且代君之位昌笑曰堯年少刀筆吏耳補注先謙曰案正義古用簡牘書
優待也

是乎。居頃之。堯侍高祖。高祖獨心不樂。悲歌。羣臣不知上所已。然堯進請問曰。補注王念孫曰景祐本問

作問宋祁曰問疑作問汪本從宋改念孫案原本作請問義自可通不當輒以意改也陛下所

為不樂。非已趙王年少。而戚夫人與呂后有隙。備萬歲之後。而趙王不能自全乎。高祖曰。我

私憂之。不知所出。師古曰不堯曰陛下獨為趙王置貴彊相及呂后太子羣臣素所敬憚者

迺可。高祖曰。然。吾念之。欲如是。而羣臣誰可者。堯曰。御史大夫昌。其人堅忍。伉直。自呂后太

子及大臣。皆素嚴憚之。獨昌可。高祖曰。善。於是召昌謂曰。吾固欲煩公。師古曰固必也公彊

為我相趙。師古曰彊音其兩反次下亦同昌泣曰。臣初起從陛下。陛下獨奈何中道而棄之

於諸侯乎。高祖曰。吾極知其左遷。師古曰是時尊右而卑左故謂更秩位為左然吾私憂趙

有王字不可省。念非公無可者。公不得已強行。師古曰於是徙御史大夫昌為趙相既行

久之。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已為御史大夫者。孰視堯曰。無已易堯。師古曰言堯

不能奉詔。太后怒。補注先謙曰史記作高后患之迺使使召趙相。相至。謁太后。太后罵昌曰。爾不知我之怨

戚氏乎。而不遣趙王。昌既被徵。高后使使召趙王。王果來。至長安月餘。見鳩殺昌。謝病不朝

見三歲而薨。諡曰悼侯。傳子至孫。意有罪。國除。景帝復封昌孫左車為安陽侯。有罪。國除。初

趙堯既代周昌為御史大夫。高祖崩。事惠帝。終世。高后元年。怨堯前定趙王如意之畫。曰。畫

謂畫策令迺抵堯罪。補注先謙曰呂廣阿侯任敖為御史大夫

任敖。沛人也。少為獄吏。高祖嘗避吏。吏繫呂后。遇之不謹。任敖素善高祖。怒擊傷主呂后吏

及高祖初起。敖已客從。為御史。守豐。二歲。高祖立為漢王。東擊項羽。敖遷為上黨守。陳豨反

敖堅守。封為廣阿侯。食邑千八百戶。高后時。為御史大夫。三歲免。孝文元年薨。補注先謙曰

曰文帝二年任敖卒。案漢書敖孝文元年薨。徐誤也。正義案史表云孝文二年卒。漢表又

云封十九年卒。計高祖十一年封到文帝二年則十九年矣。漢書誤裴氏不考。乃云徐誤。何

其貳過也。先謙案敖子敬以孝文三年嗣。諡曰懿侯。傳子至曾孫越人。坐為太常。廟酒酸。不

敬。國除。初。任敖免。平陽侯曹窋代敖為御史大夫。師古曰窋音竹律反高后崩。與大臣共誅諸呂。後坐

事免。補注齊召南曰史記作窋不與大臣共誅呂祿等免以高后紀核之窋行御史大夫事

北軍相國產欲入未央宮。作亂。窋復馳語太尉。則窋固非以其語馳告丞相太尉及呂祿已去

邸上議。羣臣列名。即云御史大夫臣蒼則孝文未立之前。窋已罷官矣。其後賞功。不及窋

意者。史記所云。固得其實乎。不然。即不與太尉丞相等。亦當與襄平。典客。共賞矣。先謙曰

不與者。不與其事也。窋坐事免官。在前。及誅諸呂。迎文帝。時張蒼已代任。故賞蒼。而不及窋

此傳誤也呂淮南相張蒼為御史大夫。蒼與絳侯等尊立孝文皇帝。四年代灌嬰為丞相

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初定。公卿皆軍吏。蒼為計相。時緒正律歷。文穎曰緒尋也謂呂高祖十

月始至霸上。故因秦時本十月為歲首。不革。師古曰革改也補注先推五德之運。已為漢當

水德之時。上黑如故。補注先謙曰案正義引姚察云蒼是秦人。猶用吹律調樂。入之音聲。補

先謙曰史記入作人及呂比定律令。如清曰比音比次之比謂五音清濁各有所比不相錯入呂定十

二律之法。令於樂官使長行之。或曰比謂比方之比音必履反臣

贖曰謂呂比故取類曰定法律與條令也師古曰依如氏若百工天下作程器也百工為器之說比音類二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或曰下無比字若百工天下作程器也百工為器物皆有尺寸斤兩斛斗輕重之宜使其法此之謂順晉灼曰若豫及之辭師古曰言吹律調音曰定法令及百工程品皆取則也若晉說是補注先謙曰高紀所謂張蒼定章程也官本注是下至於為丞相卒就之也師古曰卒終故漢家言律歷者本張蒼蒼尤好書補注宋祁有也字

尤作凡注不音陽夏公謂當從凡若從尤則師古當音好字作去聲浙本凡作尤王念孫曰案作尤則與下文尤字重出作凡者是也景祐本亦作凡凡當讀為汎上言汎好書故下言無所不觀無所不通而尤遂律歷尤遂二字正對汎好言之好字仍當讀去聲不當讀上聲律歷師古無所不觀無所不通而尤遂律歷師古曰遂深反蒼德安國侯王陵師古曰曰救亦無音

貴父事陵死後蒼為丞相洗沐補注周壽昌曰休沐之日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歸家蒼為丞相十餘年魯人公孫臣上書陳終始五德傳師古曰傳謂傳也音直戀反言漢土德時其符黃龍見當改正朔易服色事下蒼蒼曰為非是罷之其後黃龍見成紀於是文帝召公孫臣曰為博士草立

土德時歷制度張晏曰曰秦水德漢土勝之晉灼曰草創始也補注王鳴盛曰賈誼傳誼以矣案秦人用水德本自譌舛不可承況五德取相生不取相剋即欲承秦為何以更元年補注先謙曰又明年蒼由此自紕補注先謙曰官本紕作謝病稱老蒼任人為中候張晏曰所選遂更為後元年蒼由此自紕補注先謙曰官本紕作謝病稱老蒼任人為中候張晏曰所選保舉而其人為中候之官大為姦利上曰為讓師古曰用

傳子至孫類補注先謙曰官本于作國類今本史記同集解引徐廣曰一作顧音贖索隱單篇類音殺又音贖史表有罪國除初蒼父長不滿五尺蒼長八尺餘蒼子復長八尺及孫類作預及類殺皆類之誤有罪國除初蒼父長不滿五尺蒼長八尺餘蒼子復長八尺及孫類長六尺餘補注李慈銘曰史記蒼長八尺餘下有為侯丞相四字此節去之則語意不明蒼免相後口中無齒食乳

女子為乳母師古曰飲之妻妾曰百數嘗孕者不復幸年百餘歲迺卒著書十八篇言陰陽律曆事補注周壽昌曰

申屠嘉梁人也呂材官蹶張師古曰材官之多力能腳踏彊弩張之故曰蹶張律有蹶張士音布麥反補注錢大昭曰說文蹶距也从走蹶省聲漢令曰蹶張百人蹶張即蹶張矣從高帝擊項籍遷為隊率師古曰一隊之從擊

黥布為都尉孝惠時為淮陽守孝文元年舉故曰二千石從高祖者悉曰為關內侯食邑二十四人補注錢大昭曰據本紀是三十人傳止二十四人而嘉食邑五百戶十六年遷為御史大夫張蒼免相文帝曰皇后弟竇廣國賢有行補注先謙曰廣欲相之曰恐天下曰吾私

廣國久念不可而高帝時大臣餘見無可者師古曰見謂見在之人補注周壽昌曰史記作死之餘人也剛又皆多迺曰御史大夫嘉為丞相因故邑封為故安侯補注齊召南曰故安俱以功臣已封列侯者為之嘉本功臣而由關內侯為相則破格之事也後嘉為人廉直門

不受私謁補注先謙曰當是時太中大夫鄧通方愛幸賞賜累鉅萬文帝常燕飲通家其見寵如是加景祐本及羣書治要所引皆無見字史記亦無是時嘉入朝而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幸愛羣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曰不肅師古曰肅

謙曰官本有也字上曰君勿言吾私之師古曰言欲私戒教之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戒教作教戒案皇天無私阿兮注竊愛為私顏謂私教戒之非罷朝坐府中嘉為檄召通詣丞相府師古曰檄木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上上曰汝弟往師古曰弟但也吾今使人召若師古曰若通至詣丞相府也言至不當更言詣

此請字緣上文請丞相府而誤衍 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嘉坐自如師古曰如其故補注先弗

為禮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史今行斬之語其史曰

今便行斬之補注周壽昌曰史記史作吏集解引如注亦作吏案百官志丞相所屬有兩長

史下文亦云朝罷謂長史似史字為是王文彬曰今猶即也史今行斬之史即行斬之也如

不達今字之義於今下加便字為訓轉屬贅文爾雅釋詁孫炎注即猶今也故今即轉相為

訓上文吾今使人召若亦謂吾即使人召若也叔孫通傳郡守尉今捕誅伍被傳臣今見慶

鹿游姑蘇之臺也周昌傳今為虜矣今字並與即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

同義淮南厲王傳令復之王念孫說並可參證師古曰度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此吾弄臣君釋之

師古曰度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此吾弄臣君釋之補注宋祁曰浙本此字上有日字君

音徒各反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此吾弄臣君釋之字下有其字先謙曰羣書治要引有

記亦有鄧通既至為上泣曰丞相幾殺臣師古曰幾嘉為丞相五歲文帝崩孝景即位二年

龜錯為內史補注先謙曰據公卿表景帝元年錯為貴幸用事諸法令多所請變更

衡反議曰適罰侵削諸侯師古曰適而丞相嘉自緹師古曰緹退也所言不用疾錯錯為內史門東

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垣也服虔曰宮外垣餘地也如淳曰垣音畏懼

嘉聞錯穿宗廟垣為奏請誅錯客有語錯錯恐夜入宮上謁自歸上師古曰歸至朝嘉請誅

內史錯上曰錯所穿非真廟垣迺外垣垣故尤官居其中師古曰九謂散輩也如今之散官

他且又我使為之錯無罪罷朝嘉謂長史曰吾悔不先斬錯乃請之師古曰言先為錯所賣

至舍因歐血而死諡曰節侯傳子至孫與有罪國除自嘉死後開封侯陶青桃侯劉舍及武

帝時柏至侯許昌平棘侯辟澤武彊侯莊青翟商陵侯趙周補注周壽昌曰青高祖功臣陶

表舍父襄本項氏親賜姓劉此書表傳俱作舍史記作舍者誤也舍諡懿侯舍史記作舍功臣

踵踵廉謙相傳耳先謙曰廉謙與廉謙義不相副沈說非也史記作媼媼無他技先謙案說文無媼媼

此傳耳先謙曰廉謙與廉謙義不相副沈說非也史記作媼媼無他技先謙案說文無媼媼

作媼索隱媼音側角反漢書作媼媼一作媼媼如尚書斷斷荷無他技先謙案說文無媼媼

二字媼當為媼說文媼謹也讀若謹救數大徐音測角切測角與側角初角同聲韻略

是此文當為媼媼與下廉謹義相應世俗以音同之字轉寫作媼媼復轉為媼媼即媼

字形有移換耳今人斥人為媼媼即此媼媼義也師古曰媼媼為丞相備員而已無所能發明功名著

於世者其作斷斷者又後人以媼媼為誤而改之耳

贊曰張蒼文好律歷為漢名相師古曰文好律歷猶言名為好律歷而專遵用秦之顛項歷

何哉張晏曰不考經典專用顛項歷周昌木強人也師古曰言其強直如木石然強音

呂舊德用張晏曰謂傷辱呂后史申屠嘉可謂剛毅守節然無術學殆與蕭曹陳平異矣師古曰殆近

不如蕭曹等也師古曰殆近

鄭陸朱劉叔孫傳第十三漢書四十三

鄭食其陳畱高陽人也師古曰食音異其音基補注錢大昕曰地理志陳畱郡無高陽縣蓋

紀沛公西過高陽文穎云聚邑名屬陳畱郡沈欽韓曰金史地理志杞縣有圍城鎮明志開

封府杞縣西有故高陽城南有廢圍縣先謙曰案正義鄭音隱引故者舊傳食其圍高

陽縣人圍後漢陳畱縣前漢淮陽縣今開封府杞縣南五十里好讀書家貧落魄無衣食業鄭氏曰魄音薄應劭曰志行衰

次也鄭音是補注先謙曰集解晉灼為里監門然吏縣中賢豪不敢役師古曰吏及賢者豪

曰落簿落託義同案落託亦作落拓為里監門然吏縣中賢豪不敢役者皆不敢使役食其

補注齊召南曰史記吏字在然字上言食其為監門小吏而縣中賢豪不敢役使也班氏當

以監門賤役非吏故倒吏字於下王念孫曰吏縣中賢豪殊為不辭史記吏字在然字上漢

之狂生及陳勝項梁等起諸將徇地過高陽者數十人師古曰徇亦略也音辭峻反食其聞其將皆握

好荷禮應劭曰握齷急促之貌師古曰荷與苛同苛細也齷音初角反補注先謙曰史記荷作苛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食其迺自匿後

聞沛公略地陳留郊沛公麾下騎士適食其里中子服虔曰食其里中子適會作沛公騎士沛公時時問邑中

賢豪騎士歸食其見謂曰吾聞沛公媼易人補注王文彬曰史記作媼而易人言簡率也與好荷禮反對為文有大略此真

吾所願從游莫為我先師古曰先謂紹介也若汝也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

人皆謂之狂生自謂我非狂騎士曰沛公不喜儒師古曰喜好也音許吏反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

其冠溺其中師古曰溺讀曰尿音乃鈞反與人言常大罵未可已儒生說也食其曰第言之師古曰第但也騎士

從容言食其所戒者師古曰從音千容反補注周壽昌曰士冠禮注戒告也先謙曰史記言下有如字官本注無音字千作子沛公至高陽傳舍

師古曰傳舍者人所止息前人已去後人復來轉相傳也一音張使人召食其食其至入謁

補注沈欽韓曰御覽三百四十二引楚漢春秋曰上過陳留酈生求見使者入通公方跣足問何如人曰狀類大儒上曰吾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大儒也使者出告酈生瞋目按劍入

與史記食其傳未所附同沛公方踞牀令兩女子洗師古曰洗足也音先典反補注而見

食其食其入即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欲率諸侯攻秦乎補注錢大昭曰下攻

本傳破引宋祁云浙本破作攻按沛公罵曰豎儒師古曰言其賤劣如僮豎補注王文彬曰

史記作破羣書治要引此亦作破沛公罵曰豎儒豎儒猶言小儒詳見高紀既稱曰儒不得復以賤劣僮豎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攻秦何謂助秦食其曰必欲聚徒合義兵

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補注先謙曰於是沛公輒洗起衣師古曰輒止也起衣著衣也補

衣者此文本作輒洗起衣師古曰延食其上坐士冠禮鄭注攝猶整也謂整衣而延之上坐也史記然輒衣冠師古曰延食其上坐士冠禮鄭注攝猶整也謂整衣而延之上坐

延食其上坐謝之食其因言六國從衡時師古曰從音子沛公喜賜食其食問曰計安出食

其曰足下起瓦合之卒師古曰瓦合謂如破瓦之相合雖曰聚合而不齊同補注王文彬曰

傳烏孫瓦合與此義同禮儒行毀方而瓦合正義引皇氏云毀已之圭角與瓦礫而收散亂相合亦謂以不相合者雜合之也先謙曰史記作糾合集解云一作烏合一作瓦合一作瓦合收散亂

之兵不滿萬人欲已徑入彊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師古曰

曰四面往來通之并數中央凡五達也臣瓚曰四通五達言無險阻也今其城中又多積粟臣知其令師古曰素與今請使令

下足下師古曰即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為內應於是遣食其往沛公引隨之補注先謙曰

兵字史記遂下陳留補注先謙曰食其說令不從夜斬令號食其為廣野君食其言弟商使

將數千人從沛公西南略地食其嘗為說客馳使諸侯補注先謙曰嘗字漢二年秋項羽擊

漢拔滎陽漢兵遁保鞏補注先謙曰鞏字是與下鞏維同楚人聞韓信破趙彭越數反梁地則分兵救

之師古曰反趙及梁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反作救是韓信方東擊齊漢王數困滎陽成皋計欲捐成皋呂東屯鞏維

呂距楚食其因曰臣聞之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呂民為

天而民曰食為天補注先謙曰索隱管子云王者以民為天民以食為天能知天之天者斯可矣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

迺有臧粟甚多補注沈欽韓曰元和志載倉城在鄭州滎澤縣西十五里北臨汴水南帶三

皇山脚嶺秦所置呂氏春秋穿竈高誘注穿竈所以盛穀也是古者穿地下臧也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迺引而東令適卒分守成皋師古曰適讀曰適適卒謂卒之

謙曰楚引東定梁此迺天所資漢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卻自奪便師古曰不圖進取是為

地令曹咎守成皋前漢四十三

引兵走漢十二年曲周侯酈商呂丞相將兵擊黥布有功高祖舉功臣思食其食其子疥音介數將兵上呂其父故封疥為高梁侯後更食武陽卒子遂嗣三世侯平有罪國除補注齊召

陸賈楚人也呂客從高祖定天下名有口辯師古曰時人皆謂其口辯居左右常使諸侯時中國初定尉

佗平南越因王之師古曰佗音徒河反補注先謙曰史記佗高祖使賈賜佗印為南越王賈

至尉佗魑結箕踞見賈服虔曰魑音推今兵士推頭髻也師古曰結讀曰髻推髻者一賈因

說佗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補注先謙曰索隱趙地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

骨肉之恩是反天性也欲呂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師古曰區區小貌補注先謙曰

言兩衡相對也衡車軛上橫木抗衡官本仇作抗史記同索隱案崔

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諸侯補注先謙曰史遂誅項羽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

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而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

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師古曰郊迎謂出郊而迎迺欲呂新造未集之

越師古曰集屈強於此師古曰屈音其勿反漢誠聞之掘燒君王先人家墓補注先謙曰官

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師古曰於是佗迺蹶然起坐起之貌也音厥謝賈曰居蠻夷中久

殊失禮義因問賈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師古曰賈曰王似賢也復問曰我孰與皇帝

賢賈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彊楚為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王之業補注先謙曰統天

下理中國中國之人曰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眾車輿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

地剖判未始有也師古曰言自開闢今王眾不過數萬補注先謙曰史皆蠻夷崎嶇山海間

宜反峴音區師古曰言有何迫速而不如漢也遠音其庶反補注王念孫曰顏訓遠為迫促非

遠不若漢師古曰言有何迫速而不如漢也遠音其庶反補注王念孫曰顏訓遠為迫促非

子難篇曰衛奚距然哉秦策曰君其試焉奚遠叱也師古曰迺蹶然起坐師古曰迺蹶然起坐

夫累乎正論篇曰是豈詎知見悔之為不辱哉呂氏春秋具備篇曰豈遠必哉莊子齊物論

齊俗篇曰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師古曰迺蹶然起坐

不若漢則遠為語詞而非急遠之師古曰說讀曰雷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

至生來令我日間所不聞師古曰言素所賜賈橐中裝直千金張晏曰珠玉之寶也裝裏也

昌曰有底曰囊無底曰橐言其寶物質輕而價重可入囊橐呂齋行故曰橐中裝也補注周壽

殆與囊一物而分大小耳索隱引詩傳曰大曰橐小曰囊今毛傳作小曰橐大曰囊是傳寫

異也坤蒼宅送亦千金師古曰非橐中物故曰宅送也師古曰宅猶賈卒拜佗為南越王令

語未然師古曰宅送也師古曰宅猶賈卒拜佗為南越王令

稱臣奉漢約歸報高帝大說師古曰說拜賈為太中大夫賈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

迺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呂馬上治乎補注王念孫曰治下亦當有

差智伯極武而亡師古曰夫差吳王闔閭子也好用兵卒為越所滅智伯晉卿荀瑤也貪而

差智伯極武而亡師古曰夫差吳王闔閭子也好用兵卒為越所滅智伯晉卿荀瑤也貪而

差智伯極武而亡師古曰夫差吳王闔閭子也好用兵卒為越所滅智伯晉卿荀瑤也貪而

差智伯極武而亡師古曰夫差吳王闔閭子也好用兵卒為越所滅智伯晉卿荀瑤也貪而

差智伯極武而亡師古曰夫差吳王闔閭子也好用兵卒為越所滅智伯晉卿荀瑤也貪而

差智伯極武而亡師古曰夫差吳王闔閭子也好用兵卒為越所滅智伯晉卿荀瑤也貪而

差智伯極武而亡師古曰夫差吳王闔閭子也好用兵卒為越所滅智伯晉卿荀瑤也貪而

差智伯極武而亡師古曰夫差吳王闔閭子也好用兵卒為越所滅智伯晉卿荀瑤也貪而

差智伯極武而亡師古曰夫差吳王闔閭子也好用兵卒為越所滅智伯晉卿荀瑤也貪而

差智伯極武而亡師古曰夫差吳王闔閭子也好用兵卒為越所滅智伯晉卿荀瑤也貪而

差智伯極武而亡師古曰夫差吳王闔閭子也好用兵卒為越所滅智伯晉卿荀瑤也貪而

差智伯極武而亡師古曰夫差吳王闔閭子也好用兵卒為越所滅智伯晉卿荀瑤也貪而

差智伯極武而亡師古曰夫差吳王闔閭子也好用兵卒為越所滅智伯晉卿荀瑤也貪而

差智伯極武而亡師古曰夫差吳王闔閭子也好用兵卒為越所滅智伯晉卿荀瑤也貪而

差智伯極武而亡師古曰夫差吳王闔閭子也好用兵卒為越所滅智伯晉卿荀瑤也貪而

差智伯極武而亡師古曰夫差吳王闔閭子也好用兵卒為越所滅智伯晉卿荀瑤也貪而

差智伯極武而亡師古曰夫差吳王闔閭子也好用兵卒為越所滅智伯晉卿荀瑤也貪而

差智伯極武而亡師古曰夫差吳王闔閭子也好用兵卒為越所滅智伯晉卿荀瑤也貪而

差智伯極武而亡師古曰夫差吳王闔閭子也好用兵卒為越所滅智伯晉卿荀瑤也貪而

差智伯極武而亡師古曰夫差吳王闔閭子也好用兵卒為越所滅智伯晉卿荀瑤也貪而

差智伯極武而亡師古曰夫差吳王闔閭子也好用兵卒為越所滅智伯晉卿荀瑤也貪而

差智伯極武而亡師古曰夫差吳王闔閭子也好用兵卒為越所滅智伯晉卿荀瑤也貪而

差智伯極武而亡師古曰夫差吳王闔閭子也好用兵卒為越所滅智伯晉卿荀瑤也貪而

差智伯極武而亡師古曰夫差吳王闔閭子也好用兵卒為越所滅智伯晉卿荀瑤也貪而

差智伯極武而亡師古曰夫差吳王闔閭子也好用兵卒為越所滅智伯晉卿荀瑤也貪而

差智伯極武而亡師古曰夫差吳王闔閭子也好用兵卒為越所滅智伯晉卿荀瑤也貪而

差智伯極武而亡師古曰夫差吳王闔閭子也好用兵卒為越所滅智伯晉卿荀瑤也貪而

差智伯極武而亡師古曰夫差吳王闔閭子也好用兵卒為越所滅智伯晉卿荀瑤也貪而

差智伯極武而亡師古曰夫差吳王闔閭子也好用兵卒為越所滅智伯晉卿荀瑤也貪而

差智伯極武而亡師古曰夫差吳王闔閭子也好用兵卒為越所滅智伯晉卿荀瑤也貪而

深相結呂氏謀益壞陳平迺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賈為食飲費賈曰此游

漢廷公卿間師古曰廷謂朝廷名聲籍甚孟康曰言狼籍之甚補注周壽昌曰籍甚史記作籍盛蓋

同孟言狼籍失之先謙曰官本之甚作甚盛是集解引漢書音義同籍籍通作及誅呂氏立孝文賈頗有力孝文即位欲使人之南

越丞相平迺言賈為太中大夫往使尉佗去黃屋稱制師古曰黃屋謂車上之蓋也黃屋令

比諸侯補注沈欽韓曰御覽一百九十四引裴淵明廣州記曰尉佗築臺以朔望拜號為朝拜臺傍江構起華館以送陸賈因稱朝亭皆如意指語在南

越傳陸生竟曰壽終

朱建楚人也故嘗為淮南王黥布相有罪去後復事布布欲反時問建建諫止之布不聽聽

梁父侯遂反如清曰遂者布臣也臣瓚曰布用梁甫侯之計而遂反師古曰瓚說是也補注

漢既誅布聞建諫之高祖賜建號平原君補注周壽昌曰史記傳首直作平原君朱建於聞

言賜建號平原君今案布家徙長安為人辯有口刻廉剛直行不苟合義不取容辟陽侯行

不正得幸呂太后師古曰欲與相知建不肯見及建母死貧未有呂發喪補注先謙

劉氏云謂欲葬時須啟方假貢服具師古曰貢首土得反陸賈素與建善迺見辟陽侯賀曰平原君母

死補注先謙曰官本此下有辟陽侯何迺賀我陸生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義不

知君呂其母故張晏曰相和當同恤災危今其母死君誠厚送喪則彼為君死矣辟陽侯迺

奉百金稅師古曰贈終者之衣被曰稅言以百金為衣被之具稅音式列侯貴人呂辟陽侯

故往賻凡五百金師古曰賻謂布久之人或毀辟陽侯師古曰欲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太后慙不可言師古

自言之大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困急使人欲見建建辭曰獄急不敢見君建

迺求見孝惠幸臣閼籍孺師古曰侯幸傳云高祖時則有籍孺幸惠有閼籍孺則二人皆名

籍此班固史誤師古曰下音胡說曰君所已得幸帝天下莫不聞師古曰言不今辟陽侯幸太后而下吏

為辟陽侯言帝師古曰肉袒謂脫其衣袖而見肉帝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驩兩主俱幸君

君富貴益倍矣於是閼籍孺大恐從其計言帝帝果出辟陽侯辟陽侯之囚欲見建建不見

辟陽侯呂為背之大怒及其成功出之大驚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辟陽侯與諸呂至深如

與諸呂相知情義至深重耳如說非也補注先謙曰官本與作於卒不誅計畫所呂全者

皆陸生平原君之力也孝文時淮南厲王殺辟陽侯補注先謙曰呂黨諸呂故孝文聞其客

朱建為其策使吏捕欲治補注先謙曰辟陽侯死後其黨諸呂之事發聞吏至門建欲自殺

諸子及吏皆曰事未可知何自殺為建曰我死禍絕不及乃身矣師古曰遂自剄文帝聞而

惜之曰吾無殺建意也迺召其子拜為中大夫使匈奴單于無禮罵單于遂死匈奴中補注

與余善是以得具論之

婁敬齊人也漢五年成隴西過雒陽高帝在焉敬脫輓輅蘇林曰輅音凍洛之洛一木橫遮

輓一作挽淮南兵略訓秦二世時百姓隨建肆刑輓輅首路死者千萬數周壽昌曰文選陸

機漢高祖功臣頌李注引漢書作婁敬脫輓輅無輓字張衡西京賦云婁敬委輓揚雄解朝云

婁敬委輓脫輓史記此下有衣其羊裘四字下文欲與鮮衣方有因先謙曰據集解引蘇林

注遮當作鹿索隱駱者鹿車前橫木案輓者繫於駱上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宜

之索所以挽也故子雲云脫輓矣官本注一人作三人

虞將軍欲與鮮衣敬曰臣衣帛衣帛見師古曰衣著也帛謂縗也衣褐衣褐見師古曰此褐謂織毛布之衣不敢易衣

虞將軍入言上上召見賜食已而問敬敬說曰陛下都雒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

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補注先謙曰官本取作王周之先后稷堯封之郅師古曰郅邑名也即今武積

德象善十餘世師古曰象古累字公劉避桀居豳大王曰狄伐故去豳杖馬箠去居岐師古曰箠謂柱

之也云杖馬箠者曰示無所攜持也箠音止紫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柱作拄紫作紫案

大雅縣之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敬語本之但言策馬往岐耳顏

謂杖馬箠以示無國人爭歸之及文王為西伯斷虞芮訟文穎曰二國爭田見文王之德

也芮今芮城縣是也補注始受命補注齊召南曰案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師

宋祁曰芮字下一有之字始受命補注齊召南曰案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師

曰濱涯也音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上八百諸侯遂滅殷補注宋祁曰津成王即位周

公之屬傅相焉迺營成周都雒曰為此天下中師古曰中音竹仲反補注宋祁曰雒字下

志昔周公營雒邑以為在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鈞矣有德則易曰王無德則易曰亡凡

居此者欲令務曰德致人不欲阻險令後世驕奢曰虐民也及周之衰分而為二師古曰

周君天下莫朝周周不能制非德薄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補注宋祁曰豐字下當有

故宋云然但高祖起豐沛漢代恆言上收卒三千人曰之徑往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籍戰

榮陽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骸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不

絕傷夷者未起師古曰夷創也音瘳而欲比隆成康之時臣竊曰為不侔矣師古曰侔等也且夫秦地被山

帶河四塞曰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眾可具補注先謙曰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

謂天府師古曰府聚也萬物所聚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鬪不益其

亢拊其背未能全勝張晏曰亢喉嚨也師古曰拊與捥同今陛下入關而都按秦之故此

亦益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高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則亡

不如都周上疑未能決及留侯明言入關便即日駕西都關中補注先謙曰索隱謂

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婁敬婁者劉也補注錢大昕曰婁劉聲近今吳人呼婁江曰劉河吾

之禮漢儀注作劉婁古今注風俗通賜姓劉氏拜為郎中號曰奉春君張晏曰奉春之始

竝作劉婁足證古婁劉二字一音

漢七年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

其壯士肥牛馬師古曰匿藏也徒見其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易擊上使劉敬復往

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師古曰見示也今臣往徒見羸弱老弱師古曰弱音

內也一說弱讀曰瘠瘠瘦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見作死是史記弱作瘠此必欲見短伏奇兵曰爭利愚曰為匈奴不可擊也

是時漢兵已踰句注三十餘萬眾師古曰句注山名在雁門補注齊召南曰史記作兵已

業行上怒罵敬曰齊虜曰舌得官補注先謙曰史記舌上有口字迺今妄言沮吾軍師古曰沮謂止

敬廣武師古曰械謂桎梏也廣武縣名屬雁門補注先謙曰廣武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

奇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高帝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曰因平城吾已斬先

使十輩言可擊者矣迺封敬二千戶為關內侯號建信侯補注周壽昌曰案敬無封國止

名號侯故表不列河水注地理

志千乘郡濶水又東北逕建信縣故城北漢高祖七年封婁敬為侯國應劭曰臨濟縣西

北五十里有建信侯城都尉治故城者也則似本有國非虛封也但漢初名號侯食邑者

多不止敬一人案地志千乘郡即高帝置安知非高帝置郡其縣高帝罷平城歸韓王信

亡入胡當是時冒頓單于兵彊控弦四十萬騎師古曰控引也謂皆引弓也音口弄數苦

北邊上患之問敬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革師古曰罷讀曰疲未可呂武服也冒頓殺父代

立妻羣母呂力為威未可呂仁義說也獨可呂計久遠子孫為臣耳然陛下恐不能為上

曰誠可何為不能顧為奈何師古曰顧思念也敬曰陛下誠能呂適長公主妻單于師古曰適讀

所厚奉遺之彼知漢女送厚蠻夷必慕呂為闕氏生子必為太子代單于何者貪漢重幣

陛下已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師古曰鮮少也問遺謂餉饋之使辯士風諭呂禮節

讀曰諷 冒頓在固為子婿死外孫為單于豈曾聞外孫敢與大父亢禮哉補注宋祁曰聞

字可毋戰呂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今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亦知補注先謙

作命是 不肯貴近無益也師古曰近音其斬反高帝曰善欲遣長公主補注沈欽韓曰張敖以五年尚

史記同 奪之而與冒頓此 呂后泣曰妾唯呂一太子一女師古曰言唯奈何棄之匈奴上竟不能遣

長公主而取家人子為公主妻單于師古曰於外庶人之家取女而名之為公主補注周壽

人子中家人子之別顏注誤唐傳士卒盡家人子則是庶人之家子不能與此同使敬往

解也先謙曰據匈奴傳使敬奉宗室女翁主為單于闕氏是家人子迺宗室女也

結和親約補注沈欽韓曰御覽七百七十九引三輔舊事曰婁敬曰臣願為高車使者持節

今婚姻已成當還本牧還我中國地汝還按此乃縱橫家揣摩其說非實事也 敬從匈奴

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師古曰言匈奴秦中新破師古曰秦謂經兵革之後未殷實少民地肥

輕騎一日一夕可已至師古曰言匈奴秦中新破師古曰秦謂經兵革之後未殷實少民地肥

饒可益實夫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與師古曰皆二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人

北近胡寇東有六國疆族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安枕而臥也臣願陛下徙齊諸田楚昭屈

景燕趙韓魏後及豪傑名家且實關中無事可已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已東伐此疆本弱

末之術也上曰善乃使劉敬徙所言關中十餘萬口師古曰今高陵櫟陽諸田華陰好時諸

叔孫通薛人也音灼曰楚漢春秋名何師古曰薛縣名屬魯國補注沈欽韓曰據孔叢通為

秦薛郡可知先 秦時呂文學徵待詔博士師古曰於博數歲陳勝起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

曰楚成卒攻斬入陳於公何如補注先謙曰史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則反

罪死無赦臣瓚曰將謂為逆亂願陛下急發兵擊之二世怒作色師古曰不許其言陳勝通

前曰諸生言皆非夫天下為一家毀郡縣城鑠其兵視天下弗復用師古曰鑠銷且明主在

上法令具於下吏人人奉職四方輻輳師古曰輻聚也言如車輻之聚安有反者此特羣盜

鼠竊狗盜師古曰如鼠之何足置齒牙間哉郡守尉令捕誅補注先謙曰官本令作今是史

相亂淮南厲王傳令復之史記作今復之亦謂 何足憂二世喜盡問諸生諸生或言反或言

盜於是二世令御史按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諸生言盜者皆罷之迺賜通帛二十疋

衣一襲師古曰一襲上下皆具也今人呼為一副也補注先謙曰索隱案國語謂之一拜為

稱賈逵案禮記袍必有表不單衣必有裳謂之一稱杜預云衣單複具云稱也拜為

前漢四十三

三

博士通已出反舍

師古曰還其所居也諸生曰生何言之諛也補注周壽昌曰生史記作先生漢時稱生即先生如先師棘下生即棘下先生

也此傳下呼叔孫生亦諸通曰公不知我幾不免虎口師古曰幾音鉅依反迺亡去之薛薛已降楚矣

及項梁之薛通從之敗定陶從懷王懷王為義帝徙長沙通留事項王漢二年漢王從五諸

侯入彭城通降漢王通儒服漢王憎之迺變其服服短衣楚製師古曰製謂裁衣之形製補注先謙曰索隱孔文祥云短

衣便事非儒者衣服高漢王喜通之降漢從弟子百餘人然無所進刺言諸故羣盜壯士進

之師古曰刺與專同又音之充弟子皆曰事先生數年幸得從降漢今不進臣等刺言大猾

何也師古曰狡通迺謂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師古曰蒙猶被也冒也諸生寧能鬪乎故先言斬將

擐旗之士師古曰擐拔取音奪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漢王拜通為博士號稷嗣君張晏曰后稷佐唐

亦引之張說非先謙曰集解引漢書音義曰稷嗣君名誤也故願不從之漢王已并天下諸

侯其尊為皇帝於定陶通就其儀號師古曰就成也高帝悉去秦儀法為簡易羣臣飲爭功醉或妄

呼師古曰呼音火故反拔劍擊柱補注先謙曰官本拔作按引宋祁曰按當作拔上患之通知上益廢之補注周壽昌曰廢

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通

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禮所因損益可知者

謂不相復也師古曰復重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為之令易知度吾所

能行為之師古曰度音徒各反於是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師古曰通為使者而徵諸生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

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親貴補注先謙曰史記面諛下有二字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

禮樂禮樂所由起百年積德而後可興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德行作行禮是無也字若汝

為公所為公所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毋污我通笑曰若真鄙儒不知時變也師古曰若汝也鄙言不通

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師古曰西入關及上左右為學者師古曰左右謂近臣也與其弟子百餘人為縣

叢野外應劭曰立竹及茅索營之習禮儀其中也如清曰謂已茅剪樹地為纂位尊卑之次

說謂上有置設縣索為習隸處叢九字無尊卑之次也五字索隱引韋昭云引繩為縣立表

為叢賈逵云束茅以表位為繩又纂文云繩今之纂字先謙案縣者引繩營之使連綿也應

說與韋合特未為叢立訓如縣叢並釋故顏是之此注如說當如集習之月餘通曰上可試

解所引有謂上九字今本誤脫也注春秋下當有一外字見晉語

觀上使行禮曰吾能為此迺令羣臣習肄師古曰肄亦習也音弋二反補注先謙會十月漢

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朝十月師古曰適會七年十月而長樂宮新成也漢時尚百十月

月連上為文謂令羣臣習肄以十月朝會也顏誤斷屬下而訓為適會誤索隱補注先謙曰會十

諸書並云十月為歲首不言以十月為正月古今注亦云羣臣始朝十月也師古曰欲

法先言儀先平明師古曰未謁者治禮引弓次入殿門補注沈欽韓曰治禮即屬大鴻臚先

如此也官有治禮郎亦不屬大鴻臚沈說誤此謂謁者掌治贊引之禮補注廷中陳車騎戍卒衛官補注

耳後書禮儀志鍾鳴謁者治禮引客羣臣就位如儀亦其證也補注廷中陳車騎戍卒衛官補注

戎為成尋檢傳志無衛官之名且官不當在戍卒下宮官亦因形近而誤也補注設兵補注兵謂兵

器張旗志師古曰志與幟同音式傳曰趨師古曰趨謂疾行為敬也殿下郎中俠陛陸數百人師古曰

同挾其兩旁每陸皆數百人也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已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已下陳東方西鄉師古

皆讀大行設九賓臚句傳蘇林曰上傳語告下為臚下告上為句也韋昭曰大行掌賓客之

也師古曰臚音廬補注劉敞曰賓謂傳擯之擯九賓擯者九人掌臚句傳也沈欽韓曰司儀

傳以次傳令古止作職此職字蓋譌漢惟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戟傳警師古曰傳警而唱警補注先謙曰執戟史記

恐肅敬至禮畢盡伏補注先謙曰謂朝賀如禮也史記置法酒師古曰法酒者猶言禮酌謂

諸侍坐殿上補注沈欽韓曰御覽一百七十五引摯虞決疑要注皆伏抑首師古曰抑首也

平視曰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

謹譁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酒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拜通為奉常師古曰解在百官公卿

齊召南曰按此文訂史記稱太常之失也下文從通為奉常賜金五百斤通因進曰諸弟子儒

生隨臣久矣與其為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召為郎通出皆召五百金賜諸生諸生迺喜曰

叔孫生聖人知當世務九年高帝徙通為太子太傅十二年高帝欲召趙王如意易太子通

諫曰昔者晉獻公曰驪姬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為天下笑秦呂不早定扶蘇

胡亥詐立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共苦食啖如酒

無菜茹為啖師古曰啖當作淡淡謂無味之食也言其攻擊勤苦之事而食無味之食也淡

音大敢反補注先謙曰共官本作攻據注攻字是史記同攻治也不當訓擊官本注敢作噉

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師古曰適臣願先伏誅呂頸血汗地高帝曰公罷矣吾特

戲耳師古曰通曰太子天下本壹搖天下震動奈何曰天下戲高帝曰吾聽公及上置酒

見雷侯所招客從太子入見上遂無易太子志矣高帝崩孝惠即位通謂通曰先帝園陵寢

廟羣臣莫習徙通為奉常師古曰又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諸儀法皆通所論著也惠帝為

東朝長樂宮孟康曰朝太后於長樂宮補注先謙曰官本孟康作師古為音于及間往師古

大朝時中數蹕煩民師古曰妨其往來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師古作孟康作復道方築武庫

南如酒曰作復道方始築武庫南也師古曰復音方目反補注先謙曰黃圖武庫在未央宮

路門取道高帝廟通奏事因請問師古曰請空隙之曰陛下何自築復道高帝寢衣冠月出

游高廟服虔曰持高廟中衣月旦曰游於眾廟已而復之應劭曰月旦出高帝衣冠備法駕

道下故言乘宗廟道上行也晉灼曰黃圖高廟在長安城門街東寢在桂宮北服言衣藏於

廟中如言宮中皆非也師古曰諸家之說皆未允也謂從高帝陵寢出衣冠游於高廟每月

一為之漢制則然而後之學者不曉其意謂日月之時而夜游衣冠失之遠也補注沈欽

韓曰衣冠藏於陵寢月朔則出游高廟平紀義陵寢神衣在柙中旦衣在外牀上寢令以急

寢聞者是也先謙曰集解引如說云三輔黃圖高廟在西子孫奈何乘宗廟道曰行哉

高祖衣冠藏在高寢月出遊於高廟不云宮中三月與此不同子孫奈何乘宗廟道曰行哉

宗廟道謂神道也即衣冠往來所由復道行空故云乘其上行惠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

無過舉師古曰舉事不當有過失補注周壽昌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願陛下為原廟師古

重也先已有廟今渭北補注劉敞曰渭北字宜屬上句先謙曰劉說衣冠月出游之補注先

更立之故云重也渭北是黃圖孝惠更於渭北建高帝廟謂之原廟補注先

圖高祖長陵在渭水北去長安三十五里原廟既成則陵益廣宗廟大孝之本補注先謙曰

寢衣冠但月游原廟不至城中高帝廟故復道無妨也益廣宗廟大孝之本補注先謙曰

足乃上迺詔有司立原廟惠帝常出游離宮通曰古者有春嘗菓方今櫻桃孰可獻師古曰

仲夏之月羞呂含桃先薦寢廟即此櫻桃也今所謂朱櫻者是也櫻音於耕反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上許之諸菓獻由此興

贊曰高祖已征伐定天下而縉紳之徒騁其知辯師古曰縉紳儒者之服也解在郊祀志並成大業語曰廊廟

之材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師古曰此語本出慎子信哉劉敬脫輓輅而建金城之安叔

孫通舍枹鼓而立一王之儀師古曰枹者鼓椎所曰擊鼓也舍枹鼓者言新罷戰陣之事別創漢代之禮故云一王之儀也枹音枹其字從木補注先謙曰

官本注末有也字遇其時也酈生自匿監門待主然後出猶不免鼎鑊師古曰鼎大而無足曰鑊音胡郭反朱建始名

廉直既距辟陽不終其節亦已喪身陸賈位止大夫致仕諸呂師古曰呂諸呂借差託病歸家不受憂責從

容平勃之間師古曰謂和輯陳平周勃呂安漢朝也附會將相呂彊社稷身名俱榮其最優

乎從音七容反補注先謙曰官本七作七鄼陸朱劉叔孫傳第十三終

淮南衡山濟北王傳第十四

漢書四十四

淮南厲王長補注周壽昌曰顏氏家訓風操篇厲王名長琴有修短之目盧文昭云今淮南子凡長字皆作修高帝少子也其母故趙王張

敖美人高帝八年從東垣過趙補注先謙曰時擊韓王信餘寇於東垣也趙王獻美人厲王母也幸有身趙王不

敢內宮師古曰不敢更內之於宮中為築外宮舍之師古曰舍止也及貫高等謀反事覺并逮治王盡捕王母兄

弟美人繫之河內厲王母亦繫告吏曰日得幸上有子師古曰日謂往日補注先謙曰趙翼云史記作得幸上有身是時厲王尚

未生何得言有子師古曰王非是南生高帝八年冬過趙幸美人有身九年十二月貫高謀反事始覺計已逾年豈有身而尚未生乎趙氏考之吏呂聞上方怒趙未及理厲王母厲王母弟

趙兼師古曰趙兼先謙案史記作有身周說蓋得其實吏呂聞上方怒趙未及理厲王母厲王母弟

王詣上師古曰王詣上先謙曰官本注呂作悔令呂后母之而葬其母真定真定厲王母家縣也補注

常心怨辟陽侯不敢發及孝文初即位自己為最親師古曰時高帝驕蹇數不奉法楚謂不

順上寬赦之三年入朝甚橫師古曰橫音胡孟反從上入苑獵與上同輦常謂上天兄厲王有材力

扛鼎師古曰扛音江迺往請辟陽侯補注先謙曰請謁也辟陽侯出見之即自襲金椎椎之師古曰襲古袖

藏置腹中命從者刑之補注先謙曰刻其形體備五刑也師古曰直斷其首非五刑也事見史記

出而椎之補注先謙曰刻其形體備五刑也師古曰直斷其首非五刑也事見史記刑不殊又云王自刑殺史記亦皆作到也王念孫云說文刑到也廣雅刑到也

從者魏敬馳詣闕下肉袒而謝曰臣母不當坐趙時事補注宋祁曰時事字新本添先謙曰史

不爭罪二也呂后王諸呂欲呂危劉氏辟陽侯不爭罪三也臣謹為天下誅賊報母之仇伏

闕下請罪文帝傷其志為親故不治赦之當是時自薄太后及太子諸大臣皆憚厲王厲王

曰此歸國益恣不用漢法出入警蹕稱制自作法令數上書不遜順師古曰數音所角反補注

文帝令薄昭為書責厲王至王得書不悅皆史記所無而班氏增補之者也文帝重自切責之重難也時帝舅薄昭為將軍尊重

上令昭子厲王書諫數之曰師古曰數音所具反竊聞大王剛直而勇慈惠而厚貞信多斷是天已聖

人之資奉大王也甚盛補注先謙曰盛美也不可不察今大王所行不稱天資皇帝初即位易侯邑在

淮南者晉灼曰侯邑在淮南者更易呂大王不肯皇帝卒易之師古曰卒終也使大王得三縣之實

前漢四十四

三五

甚厚補注先謙曰新書淮難篇云侯邑之在其國大王呂未嘗與皇帝相見求入朝見未畢

昆弟之歡師古曰畢盡也而殺列侯補注先謙曰自居為親殺離之名也皇帝不使吏與其間師古曰與讀曰豫謂不

赦大王甚厚補注沈欽韓曰新書淮難篇淮南王來入赴千乘之君馳信

而請自置相二千石皇帝飭天下正法而許大王甚厚蘇林曰不從正法聽王自置二千

王欲屬國為布衣守冢真定師古曰屬謂委棄之也音之欲反補注何焯曰屬國當謂傳國

然皇帝不許使大王毋失南面之尊甚厚師古曰毋失不失也大王宜日夜奉法度修貢職

呂稱皇帝之厚德今迺輕言恣行呂負誦於天下甚非計也夫大王呂千里為宅居呂萬民

為臣妾此高皇帝之厚德也高帝蒙霜露沐風雨師古曰沐亦煩字也蒙冒也沐洗面也音

難危苦甚矣大王不思先帝之艱苦日夜怵惕修身正行養犧牲豐潔粢盛奉祭祀呂無忘

先帝之功德而欲屬國為布衣甚過且夫貪讓國土之名輕廢先帝之業不可言孝父為

之基而不能守不賢不求守長陵而求之真定先母後父不誼數逆天子之令不順言節行

呂高兄無禮鄭氏曰淮南王呼帝為大兄也師古曰鄭說非也謂幸臣有罪大者立斷小者

肉刑不仁師古曰斷謂斷也貴布衣一劍之任補注先謙曰布衣任使惟也賤王侯之位不知不好

者危亡之路也而大王行之棄南面之位奮諸賁之勇補注先謙曰吳專諸衛孟常出入危亡之

路臣之所見高皇帝之神必不廟食於大王之手明白補注先謙曰時漢諸王得立昔者周

公誅管叔放蔡叔呂安周齊桓殺其弟呂反國章昭曰子糾兄秦始皇殺兩弟遷其母呂安

秦應劭曰始皇母與嫪毐私通生二子事頃王亡代高帝奪之國呂便事應劭曰頃王高帝

不能守走歸京師高帝奪其國退為郅陽侯師古曰郅音頻面反濟北舉兵皇帝誅之呂安漢應劭曰濟北王興居與

大怨其賞故周齊行之於古秦漢用之於今大王不察古今之所呂安國便事而欲呂親戚

之意望於太上不可得也如淳曰太上天子也補注何若瑤曰按曲禮太上者最上之稱經傳

言太上皆謂五帝以前上聖之人言欲望於太古上聖亦不可得甚言其不可也先謙曰天

子尊無二上故稱太上何引正義太上者最上之稱得之詳文意不當釋為太古上聖也仍

依如說亡之諸侯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論皆有法師古曰舍匿謂容止而藏隱也補注錢大

匿罪三族是也時長收聚漢諸侯人及有罪亡者匿與居故有是言先謙曰之往也言有罪

逃往諸侯國游而為客宦而為官或為奴僕以事人及平人容匿之者論其罪皆有當坐之

法也下乃言其在王所吏主者坐師古曰言各有所主而坐其罪補注先謙曰罪人逃匿在

匿於王所者今諸侯子為吏者御史主如淳曰主御史也自此以下至縣令主皆謂王官屬補注先謙曰

同為軍吏者中尉主客出入殿門者衛尉大行主諸從蠻夷來歸誼及呂亡名數自古者內

史縣令主補注錢大昭曰古南監本閩本作占先謙曰官本作占是歸誼謂慕義來降名數

之無名數自占籍為民相欲委下吏無與其禍不可得也師古曰言諸侯王之相欲委罪於

者內史縣令主之也

不受天子使者奉詔而南海民處廬江界中者反淮南吏卒擊之補注先謙曰嚴助傳淮南王安上書云前時南

弗得見僵臥以發書補注先謙曰嚴助傳淮南王安上書云前時南

以其軍降處之上塗後復反即其事也補注先謙曰嚴助傳淮南王安上書云前時南

先謙曰官本考證按五十四史記作補注先謙曰嚴助傳淮南王安上書云前時南

五千匹是也此書刊本誤缺筆耳補注先謙曰嚴助傳淮南王安上書云前時南

皇帝補注先謙曰嚴助傳淮南王安上書云前時南

呂聞補注先謙曰嚴助傳淮南王安上書云前時南

其郎補注先謙曰嚴助傳淮南王安上書云前時南

長所犯不軌當棄市臣請論如法制曰朕不忍置法於王其與列侯吏二千石議補注先謙曰嚴助傳淮南王安上書云前時南

先謙曰史記置作致置致補注先謙曰嚴助傳淮南王安上書云前時南

字古通吏二千石郡守也列侯吏二千石臣嬰等四十三人議皆曰宜論如法補注先謙曰嚴助傳淮南王安上書云前時南

汝陰侯夏侯嬰也淮南王反事在孝文六年嬰時尚為太僕補注先謙曰嚴助傳淮南王安上書云前時南

至八年薨錢大昭曰時灌嬰陳嬰皆前卒故知是夏侯嬰也補注先謙曰嚴助傳淮南王安上書云前時南

司奏請處蜀嚴道邛郵補注先謙曰嚴助傳淮南王安上書云前時南

遣其子子母從居補注先謙曰嚴助傳淮南王安上書云前時南

食器席幕補注先謙曰嚴助傳淮南王安上書云前時南

幸者十人從居補注先謙曰嚴助傳淮南王安上書云前時南

盡誅所與謀者迺遣長載曰輜車補注先謙曰嚴助傳淮南王安上書云前時南

驕淮南王不為置嚴相傳曰故至此且淮南王為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其逢霧露病死補注先謙曰嚴助傳淮南王安上書云前時南

陛下有殺弟之名奈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令復之補注先謙曰嚴助傳淮南王安上書云前時南

今復之即復之也師古注暫困苦之令其自悔即追還也補注先謙曰嚴助傳淮南王安上書云前時南

南王謂侍者曰誰謂乃公勇者補注先謙曰嚴助傳淮南王安上書云前時南

義康為孔照先范蔚宗所誘謀逆被廢後讀此傳歎曰補注先謙曰嚴助傳淮南王安上書云前時南

此二縣傳者不敢發車封補注先謙曰嚴助傳淮南王安上書云前時南

勇也至雍補注先謙曰嚴助傳淮南王安上書云前時南

南王不可奈何補注先謙曰嚴助傳淮南王安上書云前時南

為之奈何曰獨斬丞相御史曰謝天下迺可上即令丞相御史逮諸縣傳淮南王不發封餽補注先謙曰嚴助傳淮南王安上書云前時南

侍者補注先謙曰嚴助傳淮南王安上書云前時南

年憐淮南王補注先謙曰嚴助傳淮南王安上書云前時南

泣交項賜至腰肘如繆迺封子安為阜陵侯子勃為安陽侯子賜為陽周侯子良為東城侯補注先謙曰嚴助傳淮南王安上書云前時南

十二年民有作歌歌淮南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補注先謙曰嚴助傳淮南王安上書云前時南

尚不棄況於兄弟而更相逐乎臣贊曰一尺帛可縫而共衣一斗粟可舂而共食況曰天下之廣而不相容也師古曰瓚說是補注沈欽韓曰高誘序淮南書云民歌之曰一尺縵好童弟二人不能相容上聞之曰昔堯舜放逐骨肉周公殺管蔡補注先謙曰嚴助傳淮南王安上書云前時南

厲王三子王淮南故地。三分之。阜陵侯安為淮南王。安陽侯勃為衡山王。陽周侯賜為廬江

王。東城侯良。前薨無後。孝景三年。吳楚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欲發兵應之。補注錢

淮南二字闕本不重。其相曰。南相此景帝三年事。則將兵之相疑是釋之。王必欲應吳。臣

願為將。王迺屬之。師古曰。屬謂曰兵委。相已將兵。因城守不聽。王而為漢。漢亦使曲城侯將

兵救淮南。師古曰。功臣表。蟲達也。師古曰。晉說非此。蟲達之子耳。名捷。達已先薨也。補注宋

捷。孝文元年。嗣侯不作捷。淮南王曰。故得完。吳使者至廬江。廬江王不應。而往來使越至衡山。衡山王堅守

無二心。孝景四年。吳楚已破。衡山王朝。上召為貞信。迺勞苦之。師古曰。勞。音來。到反。曰。南方卑濕。徙王

王於濟北。呂褒之。及薨。遂賜諡為貞王。廬江王呂邊越。數使使相交。師古曰。邊越者。邊界與越相接。徙為衡

山王。王江北。補注先謙曰。廬江王。王江南。得豫章。廬江。徙江北。則淮南王安。為人好書鼓琴

不喜弋獵狗馬馳騁。師古曰。喜。音許。吏反。亦欲曰。行陰德。拊循百姓。流名譽。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

人。補注齊召南曰。按此篇較史記有補。詳序。招客著書。及入朝。獻賦。頌此。補史記之缺。略也。下文曰。夜與左吳等。按輿地圖。以下史記詳序。伍被與王。反覆議論。班氏以別立伍

雷被。伍被。被略。耳。周壽昌曰。淮南要略。云。養士數千。高材者。入人。蘇非。李尚。左。吳。田。由。作為

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眾。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按藝文志。雜家。淮南內。二十一。外。三

四篇。天文。有淮南。雜子。星。十九卷。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張晏曰。黃。黃。白。白。銀也。亦二十餘萬言。時武帝方

好藝文。呂安屬為諸父。師古曰。安。於。天子。辯博。善為文辭。甚尊重之。每為報書及賜。賜。師古曰。也。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迺遣。師古曰。草。謂。初。安。入。朝。獻。所。作。內。篇。新。出。上。愛。祕。之。使。為。離

騷。傳。師古曰。傳。謂。解。說。之。若。毛。詩。傳。補。注。王。念。孫。曰。傳。當。為。傳。與。賦。古。字。通。也。賦。也。安。辯。博。善。為。文。辭。故。使。離。騷。賦。下。文。云。安。又。獻。頌。德。及。長。安。都。國。頌。藝。文。志。有。時。成。書。乎。賦

八十二篇。事與此。故相類也。若謂使解離騷賦。則安才難敏。豈能且受詔而食時成書乎。賦

漢紀。孝武紀。云。上使安作離騷賦。且受詔。食時。畢。高誘。淮南。鴻烈。解。序。云。詔。使。為。離。騷。賦。自

且受詔。日。食。時。上。又。獻。頌。德。及。長。安。都。國。頌。每。宴。見。談。說。得。失。及。方。技。賦。頌。昏。莫。然。後。罷。安

初入朝。雅善太尉武安侯。師古曰。田。武。安。侯。迎。之。霸。上。與。語。曰。方。今。上。無。太。子。王。親。高。皇。帝。孫

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宮車一日晏駕。非王尚誰立者。淮南王大喜。厚遺武安侯寶賂。補注王

文選。吳都賦。劉注。賂。貨也。先謙曰。史記。言。王。時。時。怨。望。厲。王。死。時。欲。其。羣。臣。賓。客。江。淮。間。多

輕薄。呂厲王遷死。感激安。補注先謙曰。以。安。父。廢。徙。建。元。六。年。彗。星。見。淮。南。王。心。怪。之。或。說

王曰。先吳軍時。補注先謙曰。史記。時。上。有。彗。星。出。長。數。尺。然。尚。流。血。千。里。今。彗。星。竟。天。下

兵當大起。王心曰。為上無太子。天下有變。諸侯並爭。愈益治攻戰具。積金錢賂遺郡國。補注

曰。郡。守。令。國。諸。侯。遊。士。妄。作。妖。言。阿。諛。王。王。喜。多。賜。子。之。王。有。女。陵。慧。有。口。師。古。曰。性。慧。王。愛。陵。多

予金錢。為中詔長安。孟康曰。詔。音。偵。西。方。人。曰。反。問。為。詔。王。使。其。女。為。偵。於。中。也。如。溘。曰。詔

音。丑。政。反。補。注。錢。大。昭。曰。說。文。詔。知。處。告。言。之。約。結。上。左。右。王。女。陵。通。又。遺。淮。南。王。書。稱。臣。盡。力。故。棄。市。岸。頭。侯。張

次。公。元。狩。元。年。坐。與。淮。南。王。女。陵。姦。受。財。物。免。元。朔。二。年。上。賜。淮。南。王。几。杖。不。朝。后。荼。愛。幸。師。古。曰。荼。者。生。子。遷。為

太子。取皇太后外孫修成君女為太子妃。服虔曰。武帝異姓。姊之女也。應劭曰。修成君。王太

女。各。一。人。女。嫁。諸。侯。即。此。太。子。妃。也。王。謀。為。反。具。畏。太。子。妃。知。而。內。世。事。迺。與。太。子。謀。令。詐。不。愛。三。月。不。同。席。

王陽怒太子。閉使與妃同內。補注周壽昌曰內房也。終不近妃。補注先謙曰史記妃求去。王迺上書謝歸之。

補注先謙曰高五王傳修成君女。娥欲嫁齊王蓋在淮南謝歸後也。后荼太子遷及女陵擅國權奪民田宅妄致繫人。

師古曰致至也牽引而致之補注先謙曰集解徐廣曰致繫一作殿擊二字皆形相近。太子學用劍。自以爲人莫及。聞郎中雷被巧。

師古曰致至也牽引而致之補注先謙曰集解徐廣曰致繫一作殿擊二字皆形相近。者善用劍也。召與戲。被壹再辭讓誤中太子。

師古曰謂謂音竹仲反。王使郎中令斥免。欲召禁後。

師古曰謂謂音竹仲反。長安。被卽願奮擊匈奴。太子數惡被。

師古曰謂謂音竹仲反。元朔五年。被遂亡之。長安。上書自明。事下廷尉。河南治。

師古曰謂謂音竹仲反。之補注先謙曰被爲郎中乃郎元朔五年。被遂亡之。長安。上書自明。事下廷尉。河南治。

師古曰謂謂音竹仲反。師古曰章下廷尉及河南令於河南雜治其事。補注錢大昭曰案壽春嚴正上書言淮南事亦以其事下廷尉河南治又衡山王告太子不道事下沛郡治趙太子丹事繫魏郡詔徵與

師古曰謂謂音竹仲反。河南治下復云河南治建辭引太子及黨與卽兩河南上下分屬之明證。河南治三字自應

師古曰謂謂音竹仲反。連下爲文。逮淮南太子。師古曰追王王后計欲毋遣太子。

師古曰謂謂音竹仲反。十餘日。師古曰與會有詔卽訊太子。

師古曰謂謂音竹仲反。不遣。如清曰丞順王意。勅不敬。王請相。

師古曰謂謂音竹仲反。從迹連王。師古曰從王使人候司。

師古曰謂謂音竹仲反。曰漢使卽逮王。令人衣衛士衣。持戟居王旁。有非是者卽刺殺之。臣亦使人刺殺淮南中尉

師古曰謂謂音竹仲反。迺舉兵。未晚也。是時上不許公卿。而遣漢中尉宏卽訊驗王。

師古曰謂謂音竹仲反。斥雷被事耳。自度無何。無罪度音徒各反。不發。中尉還曰聞公卿治者曰淮南王安雅關求

師古曰謂謂音竹仲反。奮擊匈奴者。雷被等格明詔。無求字先謙曰史記格上有廢字索隱引崔浩云詔書募擊匈

師古曰謂謂音竹仲反。其罪。罰曰削地。中尉入淮南界。宣言赦王。王初聞公卿請誅之。未知得削地。聞漢使來。恐其

師古曰謂謂音竹仲反。捕之。迺與太子謀。如前計。謂刺殺漢使。中尉至。卽賀王。王曰故不發。其後自傷曰。吾行仁義

師古曰謂謂音竹仲反。見削地。寡人甚恥之。爲反謀益甚。諸使者道長安來。道從也。爲妄言。言上無男卽喜。

師古曰謂謂音竹仲反。呂爲妄言非也。師古曰云治及有男。日夜與左吳等按輿地圖。

師古曰謂謂音竹仲反。部署兵所從入。王曰。上無太子。宮車卽晏駕。大臣必徵膠東王。不卽常山王。

師古曰謂謂音竹仲反。子乎。王有孽子不害。最長。孽庶也。王不愛。后太子皆不呂爲子。兄數。

師古曰謂謂音竹仲反。害子建。材高。有氣。常怨望太子。不省其父。著兄弟數中也。時諸侯皆得分子弟爲侯。

師古曰謂謂音竹仲反。代之。太子知之。數捕繫管建。建具知太子之欲謀殺漢中尉。卽使所善壽春嚴正。上書天子

師古曰謂謂音竹仲反。曰。補注周壽昌曰嚴正史記作莊班氏以毒藥苦口利病。忠言逆耳利行。今淮南王孫建

師古曰謂謂音竹仲反。前漢四十四

師古曰謂謂音竹仲反。

師古曰謂謂音竹仲反。

師古曰謂謂音竹仲反。

師古曰謂謂音竹仲反。

師古曰謂謂音竹仲反。

師古曰謂謂音竹仲反。

師古曰謂謂音竹仲反。

師古曰謂謂音竹仲反。

師古曰謂謂音竹仲反。

師古曰謂謂音竹仲反。

師古曰謂謂音竹仲反。

材能高淮南王后荼荼子遷常疾害建建父不害無罪擅數繫欲殺之今建在可徵問具知

淮南王陰事書既聞上已其事下廷尉河南治補注先謙曰史記作上以其是歲元朔六年

也故辟陽侯孫審卿補注先謙曰辟陽侯子平嗣於孝景善丞相公孫弘怨淮南厲王殺其

大父陰求淮南事而構之於弘引迺疑淮南有畔逆計深探其獄張晏曰探河南治建辭引

太子及黨與初王數召舉兵謀問伍被被常諫之曰吳楚七國為效師古曰言王引陳勝吳

廣被復言形勢不同必敗亡及建見治王恐國陰事泄欲發復問被被為言發兵權變語在

被傳於是王銳欲發師古曰王意欲發兵如乃令官奴入宮中作皇帝璽丞相御史大夫將

軍吏中二千石都官令丞印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漢使節法冠師古曰法冠御史冠也本

賜御欲如伍被計使人為得罪而西蘇林曰詐作得罪人而西也師古曰為得罪之狀而去

通故偽亦作為左成九年傳為將改立君者定十二年傳子為不知釋文並云為本作為偽詩

采苓人之為言疏引定本作為偽言白帖九十二引亦作偽言是其證也為得罪猶言詐為罪

不煩增文以為得罪之狀並如字讀失之事大將軍丞相一日發兵即刺大將軍衛青師古

兵謂王發兵反補注先謙曰索隱崔而說丞相引下之如發蒙耳如瀉曰呂物蒙覆其頭而

浩曰一日猶一朝卒然無定時也而說丞相引下之如發蒙耳為發去之則其人欲之耳

說補注先謙曰易序卦傳蒙者蒙也物之稱也欲發國中兵恐相二千石不聽王迺與伍

被謀為失火宮中補注先謙曰為亦讀曰相二千石救火因殺之又欲令人衣求盜衣師古

盜卒之掌逐捕賊盜者補注沈欽韓曰求盜亭長所部卒也田仁代人為求盜亭父方言亭

父或謂之諸郭璞曰言衣赤也是亭吏皆絳繡絳衣也先謙曰集解引漢書音義曰卒衣也

說文卒下云隸人給事者衣赤衣也沈云絳繡絳衣也先謙曰集解引漢書音義曰卒衣也

方按下文南越兵入則南方是也呼言曰南越兵入注先謙曰史記無言字欲因已發兵迺

使人之廬江會稽為求盜未決廷尉召建辭連太子遷聞上遣廷尉監與淮南中尉逮捕太

子至淮南王聞與太子謀召相二千石欲殺而發兵召相相至內史召出為解師古曰不應

也解者解說也中尉曰臣受詔使不得見王王念獨殺相而內史中尉不來無益也即罷相

若今言分疏矣師古曰與太子念所坐者謀殺漢中尉所與謀殺者已死召為口絕補

遣去計猶與未決讀曰豫太子念所坐者謀殺漢中尉所與謀殺者已死召為口絕補

先謙曰謂無迺謂王曰羣臣可用者皆前繫今無足與舉事者王曰非時發恐無功臣願會

逮師古曰會謂應王亦愈欲休補注王念孫曰愈讀為偷故史記作王亦偷欲休言偷安而

齊世家桓公欲無與魯地而殺曹沫管仲曰夫劫許之而倍信殺之愈一小快耳而棄信於

諸侯謂偷一小快也燕策人之饑所以不食烏喙者以為雖偷充腹而與死同患也史記蘇

秦傳作愈韓子難一偷取多獸淮南人間篇偷作愈是即許太子太子自刑不殊晉灼曰不

偷與愈通也而愈字師古無音則已不知其為偷字矣師古曰殊絕也雖自刑殺而身首不絕也補注先謙曰此自

刑及下安自刑殺以刀刑傷之並訓為剄與上文刑之同義伍被自詣吏具告與淮南王謀

反吏因捕太子王后圍王宮盡捕王賓客在國中者索得反具師古曰索搜上下公卿

治所連引與淮南王謀反列侯二千石豪桀數千人皆召罪輕重受誅衡山王賜淮南王弟

當坐收有司請逮捕衡山王上曰諸侯各召其國為本不當相坐補注先謙曰據武紀安賜

一月衡山反謀發覺稍後故上特原之與諸侯王列侯議趙王彭祖列侯讓等四十三人補注先謙曰按功

列侯無以讓名者讓疑作襄襄平陽侯曹參元孫元光五年嗣十六年薨元朔六年正當嗣

侯時且據史漢表功臣位次平陽第二蕭何第一何曾孫勝元朔元年坐不齋耐為隸臣至

皆曰淮南王安大逆無道謀反明白當伏誅膠西王端議曰安廢法度行邪辟師古曰辟讀

此有詐僞心呂亂天下營惑百姓師古曰營謂回繞之背畔宗廟妄作妖言春秋曰臣毋將將而誅補

蘇輿曰此春秋義說也公羊莊三十一年昭元年傳並云君親無將將而誅焉義同而文小

異本書叔孫通傳博士諸生亦引入臣無將語王莽傳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誅焉文同

公羊而不言傳越絕書敘外傳記易之卜將春秋無將蓋漢安罪重於將謀反形已定臣端

時義說如此或以為春秋下脫傳字非也史記亦無傳字師古曰論國吏二百石以上及比者

所見其書印圖及它逆亡道事驗明白當伏法補注先謙曰史記書下有節字論國吏二百石以上及比者

師古曰謂真二百石及秩比二百石以上宗室近幸臣不在法中者不能相教皆當免師古曰若本有重罪自從

削爵為士伍毋得官為吏補注先謙曰官本官作宦史記同其非吏它贖死金一斤八兩蘇林曰非吏故曰

之人非吏人者補注宋祁曰姚呂章安之罪師古曰使天下明知臣子之道毋敢復有邪僻

背畔之意補注先謙曰據上文行邪僻顏注此僻字當為辟贊中邪辟字亦不作僻也丞相弘廷尉湯等呂聞上使宗正呂符節

治王補注先謙曰據公卿表宗正劉乘也汲黯傳作棄疾未至安自刑殺后太子諸所與謀皆收夷國除為九江郡師古曰

徐廣曰又為六安國以陳縣為都師古曰衡山王賜后乘舒生子三人長男爽為太子次女無采少男孝補注先謙曰史記作

生子男女四人美人厥姬生子二人淮南衡山相責望禮節間不相能師古曰兄弟衡山王

閻淮南王作為畔逆具亦心結賓客呂應之恐為所并補注先謙曰伍被傳載淮南王言我

山王蓋具知元光六年入朝謁者衛慶有方術欲上書事天子王怒故劾慶死罪強榜服之

淮南本謀矣師古曰榜擊也擊答之令師古曰內史呂為非是劓其獄師古曰劓也補注王使人上書告內史

內史治言王不直師古曰內史被治又數侵奪人田壞人家呂為田有司請逮治衡山王上

不許為置吏二百石師古曰上除國中今曰王之惡天子皆為置衡山王曰此志與奚慈張廣昌

謀求能為兵法候星氣者日夜縱與王謀反事如淳曰史讀曰勇縱與猶言勉強也師古曰

當而懲艾之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未之作也

信哉是言也淮南衡山親為骨肉疆土千里列在諸侯不務遵蕃臣

職曰丞輔天子補注先謙曰史記丞作承按說文丞作丞下云胡也從升從巾從山山高而

刺懷邪辟之計師古曰刺與專同音之充反謀為畔逆仍父子再亡國師古曰仍頻也各不終其身

此非獨王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亦有過字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師古曰靡謂相隨從補注王念孫曰

漸漬之漸靡與摩同師古曰靡謂相隨從補注王念孫曰也師古曰靡謂相隨從補注王念孫曰

訓為相隨從後訓為盡皆失之夫荆楚剽輕好作亂迺自古記之矣師古曰剽音匹妙反

崩伍江息夫傳第十五

崩通范陽人也師古曰丞郡之縣也舊屬燕通本燕人後游於齊故高祖云齊韓士崩通補

保定府定興縣南四十里本與武帝同諱師古曰本名為微其楚漢初起武臣略定趙地補注先謙曰

公之將死故弔之雖然賀公得通而生也徐公再拜曰何弔之通曰足下為令十餘年矣

孝子所不敢事刃於公之腹者畏秦法也李奇曰東方人曰物雷地中為事師古曰事音

腹補注先謙曰通說范陽令史記入之張耳補注先謙曰通說范陽令史記入之張刺入公腹作接與插通也師古曰刺入公腹作接與插通也

信君而說之師古曰說將欲見之曰必將戰勝而後略地攻得而後下城臣竊以為殆矣師古曰殆危也

臣之計毋戰而略地不攻而下城傳檄而千里定可乎彼將曰何謂也師古曰彼謂臣因

對曰范陽令宜整頓其士卒曰守戰者也怯而畏死貪而好富貴故欲曰其城先下君先

下君而君不利補注先謙曰一本利下有之字則邊地之城皆將相告曰范陽令先降而

身死必將嬰城固守孟康曰嬰城固守謂繞城守禦耳陳湯傳時康居兵萬餘騎分為十餘

處四面環城亦與相應環城猶繞城也皆為金城湯池不可攻也師古曰金曰喻堅

者莫若曰黃屋朱輪迎范陽令使馳驚於燕趙之郊師古曰郊則邊城皆將相告曰范陽

令先下而身富貴必相率而降猶如阪上走丸也師古曰言此臣所謂傳檄而千里定者

也徐公再拜具車馬遣通通遂曰此說武臣武臣曰車百乘騎二百侯印迎徐公燕趙聞

之降者三十餘城如通策焉補注先謙曰史記云趙地以城下者後漢將韓信虜魏王破

趙代降燕定三國引兵將東擊齊未度平原聞漢王使酈食其說下齊信欲止通說信曰

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齊寧有詔止將軍乎師古曰間使謂使人何曰得無行且

酈生一士伏軾補注先謙曰集解引韋昭掉三寸舌下齊七十餘城師古曰掉搖將軍將

數萬之眾迺下趙五十餘城為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於是信然之從其計遂度

南摧楚人之兵數十萬眾遂斬龍且西鄉已報師古曰且音子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略

不世出者也師古曰言其計略奇異世所希有今足下挾不賞之功戴震主之威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

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師古曰安馬也此下亦同夫執在人臣之位而有高天下之名切為足下

危之信曰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師古曰念猶思也數日通復說曰聽者事之候也師古曰謂能聽善謀也計

者存亡之機也補注沈欽韓曰秦策陳軫曰計者事之本也聽者存亡之機夫隨廝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僭石之

祿者闕卿相之位師古曰僭音都濫反或曰僭者一人之所負擔也計誠知之而決弗

敢行者百事之禍也補注先謙曰謂計慮所及不能致其決故猛虎之猶與不如蠶蠶之致蠶師古曰與讀蠶毒也蠶音丑界

反蠶音呼各反孟賁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先謙曰孟賁古之勇力士賁音奔補注

有騏驎之踴躍不如駑馬之安步二句下有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聾之指麾也三句此言貴能行之也夫功者難成而易敗

時者難值而易失時乎時不再來師古曰此古語歎時之不可失補注沈欽韓曰願足下無疑臣之計信猶與不忍背漢又自矜功多漢不奪我齊遂謝通師古曰告

乃陽狂為巫天下既定後信呂罪廢為淮陰侯謀反被誅臨死歎曰悔不用蒯通之言死

於女子之手高帝曰是齊辯士蒯通補注先謙曰詔齊王肥通至上欲亨

之曰若教韓信反何也師古曰通曰若汝也通曰狗各吠非其主補注先謙曰史記作狗吠當彼

時臣獨知齊王韓信非知陛下也且秦失其鹿張晏曰鹿喻帝位天下其逐之高材者先得天下

匈奴爭欲為陛下所為願力不能師古曰可殫誅邪上迺赦之至齊悼惠王時曹

參為相禮下賢人請通為客初齊王田榮怨項羽謀舉兵畔之劫齊士不與者死劫而取

之不從齊處士東郭先生梁石君在劫中強從及田榮敗二人醜之師古曰自恥從而取

入深山隱居客謂通曰先生之於曹相國拾遺舉過顯賢進能齊國莫若先生者先生知

梁石君東郭先生世俗所不及何不進之於相國乎通曰諾臣之里婦與里之諸母相善

也里婦夜亡肉姑曰為盜怒而逐之婦晨去過所善諸母語曰事而謝之師古曰謝謂告辭也里母

曰女安行師古曰安徐也補注先謙曰我今令而家追女矣師古曰而亦汝即東緼請火於亡肉家師

曰緼亂麻音於粉反補注先謙曰緼與緼通文選西京賦既蘊崇之又行火焉是也曰昨暮夜犬得肉爭鬪相殺請火治之師古曰治謂燒

音似廉反亡肉家遽追呼其婦師古曰遽速也故里母非談說之士也東緼乞火非還婦之道也

然物有相感事有適可臣請乞火於曹相國迺見相國曰婦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幽

居守寡不出門者足下即欲求婦何取曰取不嫁者通曰然則求臣亦猶是也彼東郭先

生梁石君齊之俊士也隱居不嫁補注洪亮吉日案列子言嫁于穉意同未嘗卑節下意

呂求仕也願足下使人禮之曹相國曰敬受命皆曰為上賓通論戰國時說士權變亦自

序其說凡八十一首號曰雋永師古曰雋音字充反雋肥肉也永長也言其所論甘美而義深長也初通善齊人安其生補

先謙曰史記漢紀作安期生安其生嘗干項羽羽不能用其策而項羽欲封此兩人補注先謙曰兩人通及安其生

卒不肯受

伍被楚人也師古曰被音皮義反或言其先伍子胥後也被呂材能稱為淮南中郎是時淮南王安

好術學折節下士。招致英雋，已百數。被為冠首。師古曰：最久之淮南王陰有邪謀，被數微

諫。師古曰：私諫之補。後王坐東宮，召被欲與計事。呼之曰：將軍上。補注：周壽昌曰：漢制諸

職無將軍將軍天子之官也。淮南王僭呼伍被，故被以被曰。王安得亡國之言乎。補注：先

史記：淮南王傳，王以謀反，斥雷被事，削邑復召被。昔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迺曰：臣今見

與謀被曰：上竟赦大王。王復安得此亡國之語乎。麋鹿游姑蘇之臺也。張晏曰：吳臺名也。師古曰：吳地記。今臣亦將見宮中生荆棘，露霑衣

也。於是王怒，繫被父母，囚之三月。王復召被曰：將軍許寡人乎？對曰：不臣將為大王畫計

耳。補注：先謙曰：官本不臣作小臣，引宋祁曰：越本作下臣，先謙案作不是，不即否字。王問

被許寡人乎而被答以否也。史記作被曰不直來為大王畫耳，是其明證。下文亦止稱

皆後人以不字為誤而改之耳。臣聞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師古曰：言智慮通達

預作豫是無之字。故聖人萬舉而萬全。文王壹動而功顯萬世，列為三王，所謂因天心，已

動作者也。王曰：方今漢庭治乎亂乎？補注：先謙曰：史記庭廷是下漢廷不誤。又

此文與史記序次不同，皆班氏刪改不備。載被曰：天

下治，王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曰：公何言治也？被對曰：被竊觀朝廷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序

補注：先謙曰：官本有也字。皆得其理，上之舉錯，遵古之道。師古曰：錯音千故反。風俗紀綱，未有所缺

重裝富賈，周流天下，道無不通，交易之道行。南越賓服，羌焚貢獻，東甌入朝。師古曰：夔西

北廣長榆，如瀟日廣，謂斥大之也。長榆塞名，王恢所謂樹榆，呂為塞者也。師古曰：夔西

反，廣長榆，古曰長榆，在朔方，即衛青傳所云榆谿舊塞是也。或謂之榆中。開朔方，匈奴

折傷，雖未及古太平時，然猶為治。補注：宋祁曰：浙本句未有也字。王怒，被謝死罪。王又曰：山東即有變，漢

必使大將軍將而制山東，公已為大將軍，何如人也？被曰：臣所善黃義，從大將軍擊匈奴

言大將軍遇士大夫，已禮與士卒有恩，眾皆樂為用，騎上下山如飛，材力絕人，如此先謙

浙本作身，材如此先謙案，史記作材，幹絕人，被以為材，能如此數將習兵，未易當也。及謁

者曹梁使長安來，言大將軍號令明，當敵勇，常為士卒先，須士卒休，乃舍，穿井得水，迺敢

飲。軍罷，士卒已踰河，迺度。皇太后所賜金錢，盡以賞賜。雖古名將，不過也。王曰：夫蓼太子

服虔曰：淮南太子也。文穎曰：食采於此，或言外家姓也。師古曰：蓼，自地名。知略不世出，非

而王之太子，豈已食地為號，文言外家姓，近為得之，亦猶漢之栗太子也。常人也。已為漢廷公卿列侯，皆如沐猴而冠耳。被曰：獨先刺大將軍，迺可舉事。王復問被

曰：公已為吳舉兵，非邪？被曰：非也。夫吳王賜號為劉氏祭酒，應劭曰：禮飲酒必祭，示有先

祭祠時，唯尊長者，曰酒沃。爵師古曰：如說是也。受几杖而不朝，王四郡之眾，地方數千里，采山銅，已為錢，煮海水

已為鹽，伐江陵之木，已為船，國富民眾，行珍寶，賂諸侯，與七國合從。補注：先謙曰：去吳則

之誤也。鄒陽傳亦誤，可互證。舉兵而西，破大梁，敗狐父。師古曰：在梁碭之間也。父音甫。奔走而還，為越所禽，死於丹徒

州。丹徒，徒縣也。頭足異處，身滅祀絕，為天下戮。師古曰：天下之人皆共戮之。夫已吳眾不能

成功者，何也？誠逆天違眾而不見時也。補注：先謙曰：不見時猶王曰：男子之所死者，一言

耳。張晏曰：不成即死，一言耳。耳，或有一言云：呂死報也。師古曰：二說死並非也。言男

子感氣相許，一言不顧其死，或曰：一言之恨，不顧危亡，已此致死也。補注：劉攽曰：此言

所死雖不同，等是死耳。王文彬曰：言男子所甘心赴死者，即決於反之一。且吳何知反？漢

將一日過成皋者，四十餘人。師古曰：言不知塞成皋口而令今我令緩先要成皋之口。韋

曰：淮南臣名也。師古曰：緩者名也。不言其姓，今流俗書本於緩上，妄加樓字，非也。補注：先

謙曰：史記作樓，緩集解，駟案漢書直云：緩無樓字。樓，緩迺六國時人，疑此後人所益也。先

謙案裴在顏前所見漢書如此則本書無樓字明矣據下周被陳定此不應獨稱名或班書偶佚之史記所稱容與六國時人先後同名必併史記疑為後人所益亦未必然也

周被下潁川兵塞轅轅伊闕之道陳定發南陽兵守武關河南太守獨有雒陽耳師古曰

則漢河南郡唯雒陽在耳餘皆不屬何足憂然此北尚有臨晉關河東上黨與河內趙國界者通谷數行

如清曰言此北尚峻阻其谷可得通行者有數處補注王念孫曰案如以行爲可得通行則數行二字義不相屬故增字以釋之曰可得通行者有數處殆失之迂矣余謂爾雅

毛傳並云行道也通谷數行人言絕成皋之道天下不通據三川之險招天下之兵公曰

爲何如對曰臣見其禍未見其福也後漢逮淮南王孫建繫治之王恐陰事泄謂被曰事

至吾欲遂發天下勞苦有間矣如清曰言天下勞苦人心有間隙易動亂師古曰此說非

日浙本注文此者作比者先謙曰顏注中間諸侯頗有失行皆自疑我舉兵西鄉必有應

已當爲中已有間有間即謂有隙可乘者師古曰鄉無應即還略衡山勢不得不發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即無應奈何衡山傳被

曰略衡山已擊盧江補注先謙曰盧誤有尋陽之船補注沈欽韓曰通典漢尋陽故縣在

先謙曰尋陽盧江縣今黃州府黃梅縣北守下雒之城孟康曰下雒江夏縣名師古曰雒音羊氏反補

之浦江詳地理志絕豫章之口補注先謙曰正義曰正流即彭蠡湖口北流出大江者强弩臨江而守呂禁南郡之下

東保會稽南通勁越屈强江淮間師古曰屈可呂延歲月之壽耳未見其福也王曰左吳

趙賢朱驕如皆已爲什八九成師古曰吳賢驕如王之三臣也補注先公獨已爲無福何

被曰大王之羣臣近幸素能使眾者皆前繫詔獄餘無可用者王曰陳勝吳廣無立錐之

也百人之聚起於大澤奮臂大呼天下響應師古曰呼音火西至於戲而兵百二十萬今

吾國雖小勝兵可得二十萬公何言有禍無禍被曰臣不敢避子胥之諫願大王無爲

吳王之聽往者秦爲無道殘賊天下殺術士補注先謙曰有道燔詩書滅聖迹棄禮義任

刑法轉海濱之粟致于西河師古曰瀕涯也海濱謂緣當是之時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餽

師古曰餽女子紡績不足於葢形遣蒙恬築長城東西數千里暴兵露師常數十萬死者

不可勝數僵尸滿野流血千里於是百姓力屈師古曰屈盡也音其勿反補注先謙曰屈

具字之誤廣韻區勿切集韻渠勿切區渠具音一也欲爲亂者十室而五又使徐福入海求仙藥多齎珍寶童男女

三千人五種百工而行師古曰五種徐福得平原大澤止王不來補注先謙曰正義引括

秦始皇遣徐福將童男女遂止此州其後復有數數洲萬其上人有至會稽市易者於是百姓悲痛愁思欲爲亂者十室而六又使

尉佗踰五嶺攻百越師古曰五嶺尉佗知中國勞極止王南越師古曰南越傳云南海尉

作亂豪桀叛秦相立即被佗書行南海尉事囂死後佗始自爲王今此乃言尉佗先王陳

勝乃反此蓋伍被一時對辭不究其實也補注沈欽韓曰據淮南人間訓秦皇使尉屠睢

伐越三年不解甲弛弩越人攻秦大破之殺尉屠睢與尉佗事不相涉嚴助傳淮南王諫

史記此下使人上書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以爲士卒衣補秦皇帝可其萬五千人三句

案踰嶺攻越佗亦從役惟止王在後耳此文不言王越即爲無累辨士之言難可徵實也

行者不還往者莫返於是百姓離心瓦解欲爲亂者十室而七興萬乘之駕作阿房之宮

收太半之賦發閭左之戍師古曰閭左父不寧子兄不安弟師古曰言政苛刑慘民皆引

領而望傾耳而聽悲號仰天叩心怨上師古曰叩擊也欲爲亂者十室而八客謂高皇帝曰時可

矣高帝曰待之聖人當起東南補注沈欽韓曰易緯通卦驗云亡行之名合胡誰代者

起東南周壽昌曰高帝先幾後發可補本紀所未及聞

逃小臣苟為姦譌激怒聖朝師古曰誘欲取必於萬乘師古曰取必謂必取勝已復私怨師古曰取必謂必取勝

後雖亨醢計猶不悔臣願選從趙國勇敢士師古曰選取勇敢之士已自隨補從軍擊匈

奴極盡死力師古曰選取勇敢之士已自隨補呂贖丹罪上不許竟敗趙太子張晏曰雖遇赦終見廢也補初充召見犬臺

宮晉灼曰黃圖上林有犬臺宮外有走狗觀也師古曰今書本犬臺有作太壹自請願已

所常被服冠見上師古曰被音皮義反補注宋祁曰冠字上當有衣字王念孫曰宋說是

字亦後人以誤本漢書刪之其人相應矣御覽居處部一引此無衣上許之充衣紗縠

禪衣師古曰紗縠紡絲而織之也輕者為紗縠者為縠禪衣單字從衣次下亦同曲裾後垂交

輪張晏曰曲裾者如婦人衣也如道日交輸割正幅使一頭狹若燕尾垂之兩旁見於後

交輸裁也師古曰如蘇二說皆是也補注沈欽韓曰晏子問篇衣不務於隅趾之削淮南

本經訓衣無隅差之削釋名裾倨然直則裾本直也曲裾者深衣注云鉤邊若今曲裾

也正義云是今朝服之曲裾蓋古制本直裾元端服是也曲裾則深衣之制而漢明帝以

為朱衣朝服後垂者釋名云婦人上服曰袿其下垂者上廣下狹如刀圭也交輸者玉藻

袿當旁注袿謂裳幅所交裂也凡袿者或殺而下或殺而上是以小要取名焉正義云幅

廣六寸裳幅下廣尺二寸上闊六寸狹頭嚮上交裂一幅而為之按此則一幅斜

剪若燕尾喪服注所云燕尾二尺五寸即交輸裁者也先謙曰官本注績作績是冠禪纒

步搖冠飛翾之纒服虔曰冠禪纒故行步則搖曰鳥羽作纒也蘇林曰析翠鳥羽呂作翾

今方目紗是也纒音山爾反搖音戈招反補注沈欽韓曰士冠禮注纒一幅長六尺足以

冠非也先謙曰上冠古玩反下冠如字步搖冠名晉書載記慕容廆傳時燕代多冠步搖

冠莫護跋見而好之乃斂髮襲冠諸部因呼之為步搖其後音訛遂為慕容廆冠趙人與

燕代密邇則步搖冠乃其鄉俗故是充為人魁岸容貌甚壯師古曰魁大也岸之形帝望見

而異之謂左右曰燕趙固多奇士既至前問呂當世政事上說之充因自請願使匈奴詔

問其狀充對曰因變制宜已敵為師事不可豫圖上已充為謁者使匈奴還拜為直指繡

衣使者督三輔盜賊禁察踰侈貴戚近臣多奢僭充皆舉劾奏請沒入車馬令身待北軍

擊匈奴文穎曰令貴戚奏可充即移書光祿勳中黃門逮名近臣侍中諸當詣北軍者補

宋祁曰浙移劾門衛補注先謙曰以所奏禁止無令得出入宮殿於是貴戚子弟惶恐皆

見上叩頭求哀願得入錢贖罪上許之令各已秩次輸錢北軍凡數千萬上已充忠直奉

法不阿所言中意師古曰中當也充出逢館陶長公主行馳道中師古曰武帝之姑即陳皇后母

陶公主子堂邑侯陳季須元鼎元年坐母公主卒服未除云云師古曰武帝之姑即陳皇后母

主卒於元符之末及江充貴幸主沒已十餘年館陶字誤無疑師古曰武帝之姑即陳皇后母

后詔補注劉敞曰是時太后已崩言太后充曰獨公主得行車騎皆不得師古曰從公

劾沒入官如淳曰令乙騎乘車馬行馳後充從上甘泉師古曰甘泉在北山故言上也他

先周壽昌曰從上從帝也充時逢太子家使師古曰太子遣人之甘泉乘車馬行馳道中

在上側得行其讒構也頗說誤師古曰太子遣人之甘泉乘車馬行馳道中

充曰屬吏師古曰屬太子聞之使人謝充曰非愛車馬誠不欲令上聞之已教敕亡素者

師古曰言素師古曰屬唯江君寬之充不聽遂白奏上曰人臣當如是矣大見信用威震京師遷為

水衡都尉宗族知友多得其力者久之坐法免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太始三年直指使者

前坐法免師古曰屬會陽陵朱安世告丞相公孫賀子太僕敬聲為巫蠱事連及陽石諸邑公主賀

與傳異師古曰屬父子皆坐誅語在賀傳後上幸甘泉疾病充見上年老恐晏駕後為太子所誅因是為姦

奏言上疾崇在巫蠱師古曰崇謂禍咎之徵也音息遂反故其字從出從示者鬼神所忌示人也於是上召充為使者治巫蠱

充將胡巫掘地求偶人張晏曰胡者言不與華同故充任使捕蠱及夜祠視鬼染汗令有

處張晏曰充捕巫蠱及夜祭祠視鬼詛者令胡巫視鬼詐曰酒醴地令有處也師古曰捕夜

也巫能視鬼故田蚡傳蚡疾一身盡痛上使視鬼者瞻之是也夜祠者夜祠禱而視詛者

鬼魅之迹迺使胡巫視鬼所染輒收捕驗治燒鐵鉗灼強服之師古曰呂燒鐵或鉗之或

汗令共知有理蠱處從而掘之其炎民轉相誣曰巫蠱吏輒劾呂大逆亡道坐而死者前後數萬人是時上春秋高疑左

右皆為蠱祝詛有與亡莫敢訟其冤者充既知上意因言宮中有蠱氣先治後宮希幸夫

人呂次及皇后遂掘蠱於太子宮得桐木人師古曰三輔舊事云充使胡巫作而葬之太子懼不能自明收充

自臨斬之罵曰趙虜補注周壽昌曰漢世斥人曰虜充趙人呼亂乃國王父子不足邪師古曰

汝也迺復亂吾父子也太子繇是遂敗師古曰繇語在戾園傳中敘戾太子後加證置園

邑故云後武帝知充有詐夷充三族

息夫躬字子微河內河陽人也少為博士弟子受春秋通覽記書師古曰傳記及諸家之書容貌壯麗

為眾所異哀帝初即位皇后父特進孔鄉侯傅晏與躬同郡相友善躬繇是為援交游

日廣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先是長安孫寵亦曰游說顯名免汝南太守師古曰為太守免而歸也與躬相結俱上

書召待詔是時哀帝被疾始即位而人有告中山孝王太后祝詛上太后及弟宜鄉侯馮

參皆自殺其罪不明補注周壽昌曰中山孝王與元帝子馮太后媿本元帝昭儀馮奉世

也明是後無鹽危山有石自立開道服虔曰山開自成道也張晏曰從石立之謂躬與寵謀曰

上亡繼嗣體久不平關東諸侯心爭陰謀今無鹽有大石自立聞邪臣託往事曰為大山石

立而先帝龍興師古曰言邪人有此私議東平王雲曰故與其後日夜祠祭祝詛上補注先

思王字子宣帝孫欲求非望師古曰言求帝位也而后舅伍宏反因方術曰醫技得幸出入禁門霍顯之謀將

行於杯杓師古曰杓所曰杯杓也荆軻之變必起於帷幄事勢若此告之必成發國姦誅主

讎取封侯之計也補注先謙曰發官本作躬寵迺與中郎右師譚張晏曰右師其因中常侍

宋弘上變事告焉上惡之下有司案驗東平王雲雲后謂及伍宏等皆坐誅師古曰謂者上

擢寵為南陽太守譚潁川都尉弘躬皆光祿大夫左曹給事中是時侍中董賢愛幸上欲侯

之遂下詔云躬寵因賢已聞封賢為高安侯寵為方陽侯躬為宜陵侯食邑各千戶賜譚爵

關內侯食邑丞相王嘉內疑東平獄事師古曰疑不實也爭不欲侯賢等語在嘉傳嘉固言董賢泰

盛寵躬皆傾覆有佞邪林補注先謙曰傾覆言傾險反覆也恐必撓亂國家師古曰撓攪也不可任用嘉曰

此得罪矣躬既親近數進見言事論議亡所避眾畏其口見之仄曰師古曰仄古側字也躬上疏歷詆

公卿大臣師古曰詆謂毀訾也音丁禮反曰方今丞相王嘉健而蓄縮不可用師古曰蓄縮謂吝於事也御史大夫賈延

幢弱不任職左將軍公孫祿司隸鮑宣皆外有直項之名內實駘不曉政事師古曰駘愚也音五駘反諸

曹曰下僕逮不足數師古曰僕逮凡短之貌也僕音步木反逮古逮字補注錢大昭曰詩林

沈欽韓曰僕逮字當為僕檄杜牧集上吏部高尚書狀人惟僕檄又賀平黨項表臣僻在

小郡檄檄散材皆用此尉繚子吳起與秦人戰僕檄之蓋足以蔽霜露亦謂以小材作蓋卒

有疆弩圍城長戟指關師古曰卒陸下誰與備之如使狂夫噪譁於東崖師古曰東崖謂東

字譁音火故反補注錢大昭曰說文噪聲噪也王念孫曰東崖猶東方耳非必東海之邊

也廣雅雅方也是屋與方同義故文選蘇武詩曰各在天一方古詩曰各在天一涯李善注

引廣雅雅方曰屋並與崖通先謙匈奴飲馬於渭水邊竟雷動四野風起師古曰竟京師雖

有武彘精兵補注沈欽韓曰彘是鋒之借字未有能窺左足而先應者也師古曰竟

一舉足也音口婢反補注沈欽韓曰方言半步為跬躡凡舉足軍書交馳而輻湊羽檄

重迹而押至文穎曰押音狎習之押師古曰押至言相小夫懷臣之徒憤賤不知所為師古

心亂也賤音莫報反其有犬馬之決者仰藥而伏刃師古曰仰藥雖加夷滅之誅何益禍

敗之至哉躬又言秦開鄭國渠呂富國彊兵今為京師土地肥饒補注先謙曰可度地執水

泉廣漑灌之利師古曰度天子使躬持節領護三輔都水躬立表欲穿長安城引漕注太倉

下呂省轉輸議不可成迺止董賢貴幸日盛丁傅害其寵補注先謙曰孔鄉侯

晏與躬謀欲求居位輔政會單于當來朝遣使言病願朝明年躬因是而上奏曰為單于當

呂十一月入塞後呂病為解師古曰自疑有他變烏孫兩昆彌弱卑爰寔強盛蘇林曰寔音

灼曰音詩載寔其尾之意師古曰曰字言之音音是音竹二反而匈奴傳服虔乃音獻捷之

捷既已失之末俗學者又改寔字為寔呂應服氏之音尤離真矣補注宋祁曰正文弱字上

當有微字錢大昭曰爰匈奴傳作爰先謙曰官居疆燿之地臣瓚曰是其擁十萬之眾東結

單于遣子往侍如因素彊之威循烏孫就屠之迹孟康曰烏孫先王也補舉兵南伐并烏孫

之執也烏孫并則匈奴盛而西域危矣注錢大昭曰孫字衍可令降胡詐為卑爰寔使者來上書曰所遣子侍

單于者非親信之也實畏之耳唯天子哀師古曰謂告單于歸臣侍子願助戊己校尉保惡

都奴之界補注沈欽韓曰車師前王庭因下其章諸將軍令匈奴客聞焉則是所謂上兵伐

謀服度曰謀者舉兵伐解之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知敵有師古曰知敵有其次伐交者也師古曰知敵有

者則謂謀之令其解散也補注書奏上引見躬召公卿將軍大議左將軍公孫祿曰為中國

常已威信懷伏夷狄躬欲逆詐造不信之謀不可許且匈奴賴先帝之德保塞稱蕃補注先

與藩同今單于曰疾病不任奉朝賀遣使自陳不失臣子之禮臣祿自保沒身不見匈奴為邊

竟憂也師古曰竟躬倚祿曰師古曰倚從後引之也謂臣為國家計幾先謀將然張晏曰幾

日先謀將然者謂彼欲有其事則為謀策日壞之補注先謙曰幾如字讀幾先豫圖未形師

謂幾之先見也躬言為國家計於幾先謀於將然也張顏句讀未明因而誤解豫圖未形師

日圖謀也未有為萬世慮而左將軍公孫祿欲曰其犬馬齒保目所見臣與祿異議未可同

形兆而謀之師古曰竟日語也上曰善乃罷羣臣獨與躬議因建言往年熒惑守心太白高而芒光又角星躔於河

鼓師古曰辨讀與字同補注其法為有兵亂補注先謙曰是後訛言行詔籌經歷郡國補注

先謙曰哀紀在建平三年在四年天下騷動恐必有非常之變可遣大將軍行邊兵救武備師古曰救整也斬一郡守

呂立威震四夷補注先謙曰因曰厭應變異師古曰厭上然之曰問丞相丞相嘉對曰臣聞

動民目行不曰言應天目實不曰文下民微細猶不可詐況於上天神明而可欺哉天之見

異所曰敕戒人君師古曰見欲令覺悟反正推誠行善民心說而天意得矣師古曰說辨士

見一端或妄曰意傳著星歷師古曰傳讀曰虛造匈奴烏孫西羌之難謀動干戈設為權變

非應天之道也。守相有學。師古曰：郡守諸侯相，車馳詣闕，交臂就死，恐懼如此，而談說者云：動安之危。

師古曰：之往也。言搖動安全之計，往就危殆也。辯口快耳。師古曰：苟快聽者之耳。其實未可從夫議政者，苦其調諛傾險，辯慧深刻也。師古曰：謂調諛則主德毀，傾險則下怨恨，辯慧則破正道，深刻則傷恩惠。昔秦繆公不從百里奚蹇叔之言，讀曰穆。曰：敗其師，敗於殺。悔過自責，疾誑誤之臣，思黃髮之言。師古曰：語在秦誓。名垂於後世，唯陛下觀覽古戒，反覆參考，無曰先人之語為主。師古曰：先入謂躬先為此計入於帝耳。上不聽，遂下詔曰：聞者災變不息，盜賊眾多，兵革之徵，或頗著見。

師古曰：謂諛象。未聞將軍惻然深已為意，簡練戎士，繕修干戈，繕補也。器用監惡。師古曰：監不堅牢也。孰當督之。師古曰：督視察也。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將軍與中二千石，舉明習兵法有大慮者各一人，將軍二人，詣公車。師古曰：堪為將軍者，凡舉二人，補注：劉放曰：將軍二人，但謂令將軍舉尚不足為將軍耶。此明云中二千石各舉一人，將軍舉二人，先謙曰：劉周說就拜孔鄉侯傳是哀紀建平四年冬詔將軍中二千石舉明兵法有大慮者不云舉將軍也。

晏為大司馬衛將軍陽安侯丁明，又為大司馬票騎將軍是日，日有食之。師古曰：明本為衛將軍，更明為票騎將軍，而兩人並大司馬，故云又也。據公董賢因此沮躬晏之策，後數卿表在元壽元年正月辛丑，哀紀云：正月辛丑朔，日有蝕之。董賢因此沮躬晏之策，後數日，收晏衛將軍印綬。師古曰：先謙曰：公卿表云：辛亥朔，而丞相御史奏躬皇過，上繇是惡躬等，讀與由同。下詔曰：南陽太守方陽侯寵，素亡廉聲，有酷惡之資，毒流百姓，左曹光祿大夫宜陵侯躬，虛造詐讓之策，也音虛遠反。欲曰：誑誤朝廷，皆交遊貴戚，趨權門為名。師古曰：先謙曰：交遊交結奔走之也。為其免躬寵官，遣就國，躬歸國未有第宅，寄居丘亭。張晏曰：丘亭，野亭名，師古曰：交遊交結奔走之也。

人曰：為侯家富，常夜守之。師古曰：謂欲躬邑人河內掾賈惠往過躬，教曰：祝盜方已，桑東南指枝為七。師古曰：桑東之伺，其便躬邑人河內掾賈惠往過躬，教曰：祝盜方已，桑東南指枝為七。畫北斗七星其上，躬夜自被髮立中庭，向北斗。師古曰：被持七招指祝盜。師古曰：或招或指，所求福排禍也。人有上書言躬懷怨恨，非笑朝廷所進，謂進用之人。侯星宿視天子吉凶。師古曰：先謙曰：官本侯作候是。與巫同祝詛，上遣侍御史廷尉監逮躬。師古曰：先謙曰：百官表：廷尉有左右監繫雒陽詔獄，欲掠問躬，仰天大譁。師古曰：譁，古呼字，音火，故反。補注：因僵仆吏就問云：咽已絕。師古曰：咽，喉嚨音一千反。血從鼻耳出，食頃死。師古曰：先謙曰：表云：黨友謀議相連，下獄百餘人。師古曰：親黨及朋友。躬母聖，坐祠竈祝詛上，大逆不道，聖弃市，妻充漢，與家屬徙合浦。師古曰：周壽昌曰：躬同族親屬素所厚者皆免，廢錮身不得仕，哀帝崩，有司奏方陽侯寵及右師譚等皆造作姦謀罪，及王者骨肉，雖蒙赦令，不宜處爵位，在中土皆免，寵等徙合浦郡，初躬待詔數危言高論，自恐遭害，著絕命辭曰：師古曰：先謙曰：官本下不提行。

玄雲泱鬱，將安歸兮。師古曰：泱鬱，盛貌，泱音馬，朗反。補注：鷹隼橫厲，鸞徘徊兮。師古曰：厲，疾也。鸞，神鳥也。赤靈之精，赤色五采，雞形鳴。中五音徘徊，謂不得其所也。矰若浮森，動則機兮。師古曰：矰，弋射矢也。森，疾風也。言矰遙反，補注：先謙曰：矰當正作飄，說文：森，下云：犬走兒，矰，下云：張設其疾，若風動則機發，森音必扶搖風也。初學記引作疾風也。一切經音義十六：矰，暴風也。藜棘撻撻，曷可棲兮。師古曰：篇張湛注：棧車謂編木為之。此言藜棘眾盛如木之編列也。先謙曰：官本巾作山是。發忠忘身，自繞罔兮。冤頸折翼，庸得往兮。師古曰：雖冤頸折翼，庸得不往也。張晏曰：陷於讒人，韓曰：列女傳：陶嬰寡，作歌曰：黃鵠早寡兮，七。涕泣流兮，萑蘭。張晏曰：萑蘭，草名也。曼延於地，有所依憑，則起躬怨哀帝。

前漢四十五

韓曰：列女傳陶嬰寡，作歌曰：黃鵠早寡兮，七。涕泣流兮，萑蘭。張晏曰：萑蘭，草名也。曼延於地，有所依憑，則起躬怨哀帝。

韓曰：列女傳陶嬰寡，作歌曰：黃鵠早寡兮，七。涕泣流兮，萑蘭。張晏曰：萑蘭，草名也。曼延於地，有所依憑，則起躬怨哀帝。

韓曰：列女傳陶嬰寡，作歌曰：黃鵠早寡兮，七。涕泣流兮，萑蘭。張晏曰：萑蘭，草名也。曼延於地，有所依憑，則起躬怨哀帝。

韓曰：列女傳陶嬰寡，作歌曰：黃鵠早寡兮，七。涕泣流兮，萑蘭。張晏曰：萑蘭，草名也。曼延於地，有所依憑，則起躬怨哀帝。

韓曰：列女傳陶嬰寡，作歌曰：黃鵠早寡兮，七。涕泣流兮，萑蘭。張晏曰：萑蘭，草名也。曼延於地，有所依憑，則起躬怨哀帝。

韓曰：列女傳陶嬰寡，作歌曰：黃鵠早寡兮，七。涕泣流兮，萑蘭。張晏曰：萑蘭，草名也。曼延於地，有所依憑，則起躬怨哀帝。

韓曰：列女傳陶嬰寡，作歌曰：黃鵠早寡兮，七。涕泣流兮，萑蘭。張晏曰：萑蘭，草名也。曼延於地，有所依憑，則起躬怨哀帝。

韓曰：列女傳陶嬰寡，作歌曰：黃鵠早寡兮，七。涕泣流兮，萑蘭。張晏曰：萑蘭，草名也。曼延於地，有所依憑，則起躬怨哀帝。

韓曰：列女傳陶嬰寡，作歌曰：黃鵠早寡兮，七。涕泣流兮，萑蘭。張晏曰：萑蘭，草名也。曼延於地，有所依憑，則起躬怨哀帝。

韓曰：列女傳陶嬰寡，作歌曰：黃鵠早寡兮，七。涕泣流兮，萑蘭。張晏曰：萑蘭，草名也。曼延於地，有所依憑，則起躬怨哀帝。

韓曰：列女傳陶嬰寡，作歌曰：黃鵠早寡兮，七。涕泣流兮，萑蘭。張晏曰：萑蘭，草名也。曼延於地，有所依憑，則起躬怨哀帝。

韓曰：列女傳陶嬰寡，作歌曰：黃鵠早寡兮，七。涕泣流兮，萑蘭。張晏曰：萑蘭，草名也。曼延於地，有所依憑，則起躬怨哀帝。

韓曰：列女傳陶嬰寡，作歌曰：黃鵠早寡兮，七。涕泣流兮，萑蘭。張晏曰：萑蘭，草名也。曼延於地，有所依憑，則起躬怨哀帝。

韓曰：列女傳陶嬰寡，作歌曰：黃鵠早寡兮，七。涕泣流兮，萑蘭。張晏曰：萑蘭，草名也。曼延於地，有所依憑，則起躬怨哀帝。

韓曰：列女傳陶嬰寡，作歌曰：黃鵠早寡兮，七。涕泣流兮，萑蘭。張晏曰：萑蘭，草名也。曼延於地，有所依憑，則起躬怨哀帝。

韓曰：列女傳陶嬰寡，作歌曰：黃鵠早寡兮，七。涕泣流兮，萑蘭。張晏曰：萑蘭，草名也。曼延於地，有所依憑，則起躬怨哀帝。

韓曰：列女傳陶嬰寡，作歌曰：黃鵠早寡兮，七。涕泣流兮，萑蘭。張晏曰：萑蘭，草名也。曼延於地，有所依憑，則起躬怨哀帝。

韓曰：列女傳陶嬰寡，作歌曰：黃鵠早寡兮，七。涕泣流兮，萑蘭。張晏曰：萑蘭，草名也。曼延於地，有所依憑，則起躬怨哀帝。

韓曰：列女傳陶嬰寡，作歌曰：黃鵠早寡兮，七。涕泣流兮，萑蘭。張晏曰：萑蘭，草名也。曼延於地，有所依憑，則起躬怨哀帝。

韓曰：列女傳陶嬰寡，作歌曰：黃鵠早寡兮，七。涕泣流兮，萑蘭。張晏曰：萑蘭，草名也。曼延於地，有所依憑，則起躬怨哀帝。

韓曰：列女傳陶嬰寡，作歌曰：黃鵠早寡兮，七。涕泣流兮，萑蘭。張晏曰：萑蘭，草名也。曼延於地，有所依憑，則起躬怨哀帝。

韓曰：列女傳陶嬰寡，作歌曰：黃鵠早寡兮，七。涕泣流兮，萑蘭。張晏曰：萑蘭，草名也。曼延於地，有所依憑，則起躬怨哀帝。

韓曰：列女傳陶嬰寡，作歌曰：黃鵠早寡兮，七。涕泣流兮，萑蘭。張晏曰：萑蘭，草名也。曼延於地，有所依憑，則起躬怨哀帝。

韓曰：列女傳陶嬰寡，作歌曰：黃鵠早寡兮，七。涕泣流兮，萑蘭。張晏曰：萑蘭，草名也。曼延於地，有所依憑，則起躬怨哀帝。

韓曰：列女傳陶嬰寡，作歌曰：黃鵠早寡兮，七。涕泣流兮，萑蘭。張晏曰：萑蘭，草名也。曼延於地，有所依憑，則起躬怨哀帝。

韓曰：列女傳陶嬰寡，作歌曰：黃鵠早寡兮，七。涕泣流兮，萑蘭。張晏曰：萑蘭，草名也。曼延於地，有所依憑，則起躬怨哀帝。

韓曰：列女傳陶嬰寡，作歌曰：黃鵠早寡兮，七。涕泣流兮，萑蘭。張晏曰：萑蘭，草名也。曼延於地，有所依憑，則起躬怨哀帝。

韓曰：列女傳陶嬰寡，作歌曰：黃鵠早寡兮，七。涕泣流兮，萑蘭。張晏曰：萑蘭，草名也。曼延於地，有所依憑，則起躬怨哀帝。

韓曰：列女傳陶嬰寡，作歌曰：黃鵠早寡兮，七。涕泣流兮，萑蘭。張晏曰：萑蘭，草名也。曼延於地，有所依憑，則起躬怨哀帝。

韓曰：列女傳陶嬰寡，作歌曰：黃鵠早寡兮，七。涕泣流兮，萑蘭。張晏曰：萑蘭，草名也。曼延於地，有所依憑，則起躬怨哀帝。

韓曰：列女傳陶嬰寡，作歌曰：黃鵠早寡兮，七。涕泣流兮，萑蘭。張晏曰：萑蘭，草名也。曼延於地，有所依憑，則起躬怨哀帝。

韓曰：列女傳陶嬰寡，作歌曰：黃鵠早寡兮，七。涕泣流兮，萑蘭。張晏曰：萑蘭，草名也。曼延於地，有所依憑，則起躬怨哀帝。

韓曰：列女傳陶嬰寡，作歌曰：黃鵠早寡兮，七。涕泣流兮，萑蘭。張晏曰：萑蘭，草名也。曼延於地，有所依憑，則起躬怨哀帝。

韓曰：列女傳陶嬰寡，作歌曰：黃鵠早寡兮，七。涕泣流兮，萑蘭。張晏曰：萑蘭，草名也。曼延於地，有所依憑，則起躬怨哀帝。

祖娶石奮姊為美人移家於長安城中號之曰曰姊為美人故也奮積功勞孝文時官至太

威里帝王之姻戚也據此戚里因石奮家而名曰姊為美人故也奮積功勞孝文時官至太

中大夫無文學恭謹舉無與比也師古曰舉皆也東陽侯張相如為太子太傅免選可為傅

者皆推奮為太子太傅及孝景即位曰奮為九卿迫近憚之張晏曰曰其恭敬履度故難之

前憚其徙奮為諸侯相奮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師古曰史失其名故云甲乙耳非其名皆

曰馴行孝謹師古曰馴順也音巡補注先官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

人臣尊寵迺舉集其門凡號奮為萬石君師古曰集合也凡最計也總合其一門之計五人

則人臣尊寵四字語意不完且凡訓最計是奮號萬石之義已累何必云總合其一門乎

孝景季年萬石君曰上大夫祿歸老于家曰歲時為朝臣師古曰豫朝請補注沈欽韓曰尹

金食上大夫祿漢無上大夫過宮門闕必下車趨見路馬必軾焉師古曰路馬天子路車之

通以中大夫二千石者當之師古曰謂官本作為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

史記作式是子孫謂小吏來歸謁師古曰謂官本作為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

有過失不誚讓為便坐師古曰便坐於便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

之迺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必冠申申如也師古曰申申整刺之貌補注王先惠曰顏說

馬注申申和舒之貌也不訓謹敕此與下文新語同僮僕新新如也師古曰許慎云古欣字

意而與唯謹反對言和而有節也史記燕下有居字僮僕新新如也師古曰許慎云古欣字

有欣欣自得之色乃形容其善化人也若如顏訓作謹敬則下何必加唯謹二字乎先謙曰

周說唯謹師古曰唯已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師古曰

是言持喪服也禮子孫遵教亦如之萬石君家曰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己為

不及也師古曰質重也補注王先惠曰論語文勝質則野質實則野質實則野質實則野質實則

年郎中令王臧曰文學獲罪皇太后張晏曰太后曰為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

躬行迺長子建為郎中令少子慶為內史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師古曰入諸

歸謁親非郎官也按霍光秉政亦休沐然則漢公卿以下皆有休沐也人子舍師古曰入諸

居也若今言諸房矣補注沈欽韓曰禮命士以上父子異宮子侍親有退坐之處太子坐東

廂視膳即于舍也上文云謁親則在親所非私室矣顏說非先謙曰官本注舍上有之字

竊問侍者取親中裙廁身自澣洒服虔曰親身之衣也蘇林曰廁音投賈逵解周官云

木空中如曹謂之廁晉灼曰今世謂反門小袖衫為侯廁師古曰親謂父也中裙若今言中

衣也廁者近身之小衫若今汗衫也蘇音晉說矣酒音先禮反補注沈欽韓曰孟康謂

闕小袖衫為侯廁按釋名反開襦之小者也卻向著之領含於項反於背後開其襟也此

著之謂又云齊人謂如衫而小袖曰侯頭侯頭之謂小袖也當作槽脮當作窠淮南注窠空也

又不作脮聲同而義別晉說非李慈銘曰清即今圖字曹當作槽脮當作窠淮南注窠空也

先謙曰集解引脮中受糞函者也作窠行中受糞者也下脮亦作窠反門作反閉是侯廁作

空中以出水舂醴之建取親中君隱身側近窺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之曰為常建

邊自澣酒之耳故下文云不敢令萬石君知也師古曰有可言謂有事當奏諫補注先謙曰史記

奏事於上前即有可言屏人乃言極切師古曰有可言謂有事當奏諫補注先謙曰史記

至廷見如不能言者師古曰廷見謂當朝而見時上曰是親而禮之萬石君徙居陵里師古曰茂陵邑

名陵非茂陵里也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謝請罪不

許師古曰茂陵里也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謝請罪不

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師古曰此深責之也言內史貴人正固當爾補注先謙曰顧

反言之是也而云當如此乎則迺謝罷慶師古曰慶及諸子入里門趨至家萬石君元朔

五年卒師古曰齊召南曰按前文云高祖東擊項籍過河內時奮年十五為小吏則漢之二

矣洪亮吉曰奮卒時年九十六先謙曰洪亮吉曰建哭泣哀思杖迺能行歲餘建亦死諸子孫咸孝然建最甚甚於

萬石君建為郎中令奏事下師古曰建有所奏上而讀之驚恐曰書馬者與尾而五

曰作馬字下曲者而五建時上書誤作四師今迺四不足一獲譴死矣師古曰為上

甚惶恐其為謹慎雖他皆如是慶為太僕師古曰慶為太僕公卿表不載御出師古曰為上

馬慶曰策數馬舉手曰六馬慶於兄弟最為簡易矣然猶如此出為齊相齊國慕其家

行不治而齊國大治師古曰不治言無所治罰補注王文彬為立石相祠師古曰為上

元狩元年上立太子選羣臣可傅者慶自沛守為太子太傅七歲遷御史大夫師古曰為上

之子孫至孝其曰御史大夫慶為丞相封牧丘侯是時漢方南誅兩越東擊朝鮮北逐匈奴

奴西伐大宛中國多事天子巡狩海內修古神祠封禪興禮樂公家用少桑弘羊等致利

王溫舒之屬峻法兒寬等推文學九卿更進用事師古曰更互也音工衡反補注齊召南

九卿屬上句讀漢書既刪去至字則九卿屬事不關決於慶師古曰慶醇謹而已師

下句讀言當時九卿更互用事不倚丞相也慶醇謹而已師古曰慶醇謹而已師

也音純厚在位九歲無能有所匡言嘗欲請治上近臣所忠九卿咸宣服虔曰咸音減損

忠及咸宣三人補注先謙曰官本三作二不能服反受其過贖罪元封四年關東流民

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萬師古曰名數公卿議欲請徙流民於邊曰適之師古曰適上

曰為慶老謹不能與其議師古曰與讀曰豫補注先謙曰特原乃賜丞相告歸而案御史

大夫曰下議為請者慶慙不任職上書曰臣幸得待罪丞相疲驚無曰輔治城郭倉廩空

虛民多流亡罪當伏斧質上不忍致法願歸丞相侯印乞骸骨歸避賢者路上報曰聞者

河水涸陸晉灼曰涸涸也師古曰泛濫十餘郡隄防勤勞弗能墜塞師古曰墜填也音因朕甚憂之

是故巡方州張晏曰四方之州也師古曰東方諸州補注劉奉世曰後禮嵩嶽通八神曰

合宣房孟康曰八神郊祀志八神也於宣房宮合祀之師古曰此說非也自濟淮江歷山

濱海師古曰濱海者循海涯問百年民所疾苦惟吏多私徵求無已師古曰惟思去者便

居者擾故為流民法曰禁重賦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在舊居者則

者謂吏出使而侵擾居人曰自便也補注劉敞曰是時設此法流民若千吏乃者封泰山

坐其罪所以禁重賦也劉敞曰此言以流民多少課吏嚴最所以禁吏重賦

皇天嘉況神物並見師古曰況賜也見顯示也朕方答氣應未能承意師古曰言自修整以報瑞應恐未承順上天之意補注錢大昭

日氣閩本作瑞先謙曰天見神物是以瑞氣相應故曰氣應地理志風雨時節有和氣之應是曰切比閭里知吏姦邪師古曰比校考也音頻寐反補

注劉奉世曰此近也此言因巡守經過閭里與民切近始得知吏委任有司然則官曠民愁盜賊公行

師古曰曠空也人不舉職是空其官補注先謙曰然則猶然而言朕意委任釋詞文選鄒陽上吳王書然則計議不得雖諸責不能安其位亦明矣本書鄒陽傳然則作然而燕策然而王何不使布衣之人以窮齊之說說秦史記蘇秦傳然而作然則是然

而與然則往年觀明堂赦殊死無禁錮咸自新與更始今流民愈多計文不改蘇林曰校同義也

不改減也如淳曰郡上計文書自君不繩責長吏而請曰興徙四十萬口補注劉奉世曰文飾不改正也師古曰如說是

君不繩責長吏而請曰興徙四十萬口補注劉奉世曰興徙如軍興

搖蕩百姓師古曰蕩動也孤兒幼年未滿十歲無罪而坐率服虔曰率坐刑法也如淳曰率家長而并從如說近之補注王文彬曰孟子變其轂率陸注率法也言無罪而坐為父兄所率

坐以適徙之法服說近之特不當言刑耳先謙曰注文率上當有坐字

朕失望焉今君上書言倉庫城郭不充實民多貧盜賊眾請入粟為庶人服虔曰慶自居相位不能

懷知民貧而請益賦師古曰懷此志補注先謙曰志官本作動危之而辭位

師古曰搖動急而自欲安歸難乎師古曰曰此危難之事欲歸之何人君其反室師古曰若此自謂理當然者可還家慶

欲去位師古曰若此自謂理當然者可還家慶素質見詔報反室自己為得許欲上印綬掾史曰為見責甚深而終曰反室者醜惡之辭

也或勸慶宜引決師古曰引決自殺慶甚懼不知所出遂復起視事慶為丞相文深審謹無他大略

後三歲餘慶益曰恬侯中子德慶愛之上曰德嗣後為太常坐法免國除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坐廢性慶

入穀贖論恩澤侯表坐失法慶方為丞相時諸子孫為小吏至二千石者十三人補注先謙曰至

有吏字及慶死後稍曰罪去孝謹衰矣

衛綰代大陵人也補注錢大昕曰地理志大陵縣屬太原不屬代郡漢初以山南太原之

得太原即呂戲車為郎事文帝服虔曰力士能扶戲車也應劭曰能左右超乘師古曰二

除狹篇賢良曰今吏道壅而不選戲車鼎躍咸出補吏西京賦建戲車樹修飾御覽五百

者車輪功次遷中郎將醇謹無宅師古曰無宅餘志念也補注王先慎曰謂孝景為太子時

召上左右飲而綰稱病不行張晏曰恐文帝謂文帝且崩時屬孝景曰綰長者善遇之及

景帝立歲餘不孰何綰服虔曰不問也李奇曰孰誰也何呵也師古曰何即問也不誰何

先謙曰官本考證云史記作不綰曰曰謹力師古曰自勉力為謹慎日日益甚補注先謙

馬遷王莽傳注並同謹景帝幸上林詔中郎將參乘還而問曰君知所曰得驂乘乎師古

力猶言勤謹顏說非綰曰臣代戲車士補注先謙曰史記作臣幸得功次遷待罪中

郎將不知也上問曰吾為太子時召君君不肯來何也師古曰言以對曰死罪病補注周

史記作死罪實病言當日不來固上賜之劍師古曰言以對曰死罪病補注周

死罪實亦病耳實字似不可去

之所施易獨至今乎讀曰施施也音弋鼓反補注沈欽韓曰施讀如字言劍服用所施

故常易也先謙曰古人佩劍乃常施而常易縮曰具在上使取六劍劍常盛未嘗服也師

者施讀如字於義為備不勞改讀沈說是也縮曰具在上使取六劍劍常盛未嘗服也師

日盛謂在削室之中也盛音成削音先召反補注周壽昌曰劍在削室不待言盛謂郎官

有譴常蒙其罪師古曰蒙謂覆蔽之不與它將爭有功常讓它將上曰為廉忠實無宅賜師古曰心

他惡補注宋祁云一本宅作心先謙曰有功能讓是其廉也召飲不行賜劍不服是忠實也無宅賜言一心事主耳乃拜縮為河間王太傅補注先

景帝吳楚反詔縮為將將河間兵擊吳楚有功拜為中尉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在孝景三年三歲呂軍功

封縮為建陵侯明年補注先謙曰按表縮以六年四月封距擊吳楚之明年也上廢太子誅栗卿

之屬師古曰太子廢為臨江王故誅其外家親屬補注先謙曰集解引蘇林曰栗太子舅也如淳曰栗氏親屬也卿其名也上呂縮為長者不忍補注

周壽昌曰中尉掌徵循京師縮任此官帝恐其長者不忍盡力治捕也乃賜縮告歸而使郅都治捕栗氏既已上立膠東王

為太子召縮拜為太子太傅遷為御史大夫五歲代桃侯舍為丞相師古曰劉舍補注先

下書縮為丞相實四歲五年遷後元四年朝奏事如職所奏師古曰言守職分而已補注然

自初宦呂至相終無可言師古曰不能有所興建及廢罷補注周壽昌曰武紀建元元年

皆罷奏可武帝承文景尚黃老之後獨能尊儒向學得董仲舒諸人上呂為敦厚可相少

主尊寵之賞賜甚多為丞相三歲景帝崩武帝立建元中補注周壽昌曰據武紀公卿丞

相呂景帝病時諸官囚多坐不辜者而君不任職師古曰天子不親政則丞相當理之而

稱之史免之補注先謙曰據竇嬰傳稱病以免也後薨之薨在元光四年諡曰哀侯子信嗣坐酎金國除

直不疑南陽人也為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其同舍郎金去補注先謙曰官

同舍郎覺亡意不疑師古曰諡其盜取補注先謙曰官本注諡作疑是史記同舍郎作金

轉寫誤脫不疑謝有之師古曰別本無謝字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慙

呂此稱為長者稍遷至中大夫補注錢大昕曰公卿表景帝中六年中大夫令直不疑更

先謙曰錢說非也據史記稍遷上有文帝稱舉四字是文帝時遷官不得據景帝中六年

之中大夫令直不疑三百石四百石至六百石中大夫比二千石皆無員由郎稍遷合

是中大夫不應朝廷見人或毀不疑師古曰當於朝廷見人謂達官也先謙曰見顯也見人猶言顯

者劉說曰不疑狀貌甚美然特母柰其善盜嫂何也師古曰盜謂私之不疑聞曰我乃無兄然終

不自明也吳楚反時不疑呂二千石將擊之景帝後元年拜為御史大夫補注錢大昭曰

天子修吳楚時功封不疑為塞侯師古曰塞音先代反補注先謙曰正義古塞國武帝即

位與丞相縮俱已過免不疑學老子言其所臨為官如故補注先謙曰如前任者所為唯

恐人之知其為吏迹也不好立名稱為長者薨諡曰信侯傳子至孫彭祖坐酎金國除

齊召南曰史記不疑子相如相如子望坐酎金失侯而本書功臣表周仁補注先謙曰史

也其先任城人也呂鑿見師古曰見於天子景帝為太子時為舍人積功遷至太中大夫景帝初

立拜仁為郎中令仁為人陰重不泄服虔曰質重不泄人之陰謀也張晏曰陰重不泄下

未得此疾時所生也師古曰服張二說皆非也陰密也常衣弊補衣濁袴期為不潔清

日故為不潔清之事而弊敗其衣服也濁讀曰尿管袴者為小袴呂藉其尿管補注劉奉世

至後宮也何焯曰為郎中令侍中不敢溺乃為小袴以藉慎之至也王文彬曰急就篇

襦袷復褶袴禪顏注袴合襦謂之禪廣雅禪無襦者謂之襦據此則袴必有襦此謂袴蓋

於大袴之中別為小袴以承溺者顏說是也九信大袴謂之袴小袴謂之襦

銘曰謂本禹貢濁水既西之濁字借為沈休之休字音奴歷切又借為便屣之屣字音奴

也清同淨本字當作瀦先謙曰官本作故呂是得幸入臥內補注王文彬曰以是承上文

故得幸入臥內也至傲衣溺袴云云特牽連及之非得幸之由如劉說是入內供奉於後

宮祕戲補注先謙曰於上史記仁常在旁終無所言師古曰是上時問人師古曰問以他

先謙曰下云然亦無所毀則上自察之為無所推薦而此問人仁曰上自察之然亦無所

毀如此師古曰雖知其惡不欲言毀之故云上自察之補注先謙曰景帝再自幸其家家

徙陽陵上所賜甚多然終常讓不敢受也補注先謙曰史記無終字諸侯羣臣賂遺終無

所受武帝立為先帝臣重之師古曰重謂敬難之補注王先慎曰重雖有敬難二義此特

並訓為難也先謙曰仁乃病免呂二千石祿歸老子孫咸至大官

張歐字叔孟康曰歐音驅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音驅則各本高祖功臣安丘侯說少

子也師古曰說讀曰悅補注先歐孝文時曰治刑名侍太子師古曰劉向別錄云申子學

實其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合於六經說者云刑刑名家也即太史公所謂論六名家之一

也此說非補注劉放曰子謂刑名家者即并學兩家術耳沈欽韓曰趙策蘇子謂秦王曰刑

名之家皆曰白馬非馬孔叢子公孫龍好刑名以白馬為非白馬定名者不可不辨此

刑名當為形名也史遷云法家嚴而少恩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藝文志申商之徒為法家

尹文公孫龍等為名家二家相去絕遠漢亦以法家為刑名申商之徒為法家

也張歐所治則公孫龍之刑名也先謙曰沈說極晰但歐所治非公孫龍之刑名即龍錯

所治之刑名故下云然其人長者若是治名家之學則然字為贅文矣又歷言其不言按

人具獄涕泣以明長者之實見歐治刑名然其人不可深故可嘉也下文然其人長者史

記作然歐雖治刑名家其人長者重言然其人長者景帝時尊重常為九卿至武帝元朔

中代韓安國為御史大夫補注錢大昕曰公卿表歐代安國為御史大夫在元光四年非

五年書安國侯張歐為奉常據傳歐為安邱侯說少子未嘗嗣侯此表之誤也又表於景

帝元光四年下書中尉張歐代安師古曰尉與專官

屬已為長者亦不敢大欺上具獄事有可卻卻之師古曰退令更平番之補注宋祁云注

也不可者不得已為涕泣面而封之如滄曰不正視若不見者也晉灼曰面對囚讀而封

借之也言不忍視之與呂馬童面之同義補注沈欽韓曰史記作面對而封之按面囚封

上其奏使知當死必面封者恐囚有免也周禮小司寇讀書則用法鄭司農云若今時讀

鞫已乃論之唐書百官志大理寺丞徒以上囚則呼與家屬告罪

問其服否晉說是周壽昌曰據晉注則似本文元有對字奪去也其愛人如此老篤請免

天子亦寵呂上大夫祿歸老于家家陽陵子孫咸至大官

贊曰仲尼有言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其萬石君建陵侯塞侯

張叔之謂與師古曰與讀曰歟補注先謙曰史記止贊三人不及塞侯後云塞侯微巧而

自明君子以為非是已其教不肅而成不嚴而治至石建之澣衣周仁為垢汙君子譏之

直道故不取之補注先謙曰石建澣衣自是孝道萬石衛直周張傳第十六終

君子譏之蓋以為非大臣之體

文三王傳第十七漢書四十七

孝文皇帝四男實皇后生孝景帝梁孝王武諸姬生代孝王參梁懷王揖師古曰不得其

言在諸姬之列者也解在高五王傳

梁孝王武呂孝文二年與太原王參梁王揖同日立補注先謙曰史漢武為代王補注先

師古曰德數 孝王十四年入朝。十七年十八年比年入朝。留師古曰比頻也留謂留在京

其為王之年 據史表七年八年十年入朝 其明年乃之國。二十一年入朝。二十二年文帝崩。二十四年

傳不言者自王梁後數之 入朝。二十五年復入朝。是時上未置太子與孝王宴飲從容言曰 師古曰從千秋萬歲後

傳於王王辭謝雖知非至言然心內喜太后亦然 補注先謙曰事又見其春吳楚齊趙七

國反 補注先謙曰四齊 先擊梁棘壁 文穎曰地名補注先 殺數萬人梁王城守睢陽 師古

睢陽城而自守補注先謙 而使韓安國張羽等為將軍呂距吳楚 補注周壽昌曰梁孝王

為梁孝王將軍距吳楚號丁將軍皆在此役者也 吳楚呂梁為限不敢過而西與太尉亞

夫等相距三月吳楚破而梁所殺虜略與漢中分 孟康曰梁所虜吳楚之捷略與漢同補

五年傳以略伏土注成十二年傳略其武夫注並同 史記貨殖傳秦破趙趙卓氏見

虜略獨夫妻推輦行詣遷處魏志呂布傳注引英雄記呂布與暹驩奉二軍向壽春水

陸並進所過虜略到鍾離大獲而還 是皆虜略連文孟康以略字屬下文非也梁所殺虜

略者謂梁所殺吳楚之士卒虜吳楚之生口略吳楚之財產與漢相當耳 史記世家作梁

所破殺虜略與漢中分則句讀益明 年漢立太子梁最親有功又為大國居天下膏腴地

北界泰山西至高陽 蘇林曰陳留北縣補注齊召南曰高陽鄉聚名非縣也鄧食其傳陳

解徐廣云在陳留圍縣 四十餘城多大縣 孝王太后少子愛之賞賜不可勝道 師古曰

馬彪云圍有高陽亭也 補注先謙曰索隱蓋言其奢非實辭正義 道謂言

於言下添也字 於是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餘里 括地志云兔園在宋州宋城縣東南十里

西京雜記云梁孝王苑中有落後巖樓龍岫雁池鶴洲島嶼諸宮 廣睢陽城七十里 師古

觀相連奇果佳樹瑰禽異獸靡不畢備俗人言梁孝王竹園也 廣睢陽城七十里 師古

廣大之也晉太康地記云城方十二里梁孝王築之鼓倡節杵而後下和之者稱睢陽大

曲今踵呂為故今之樂家睢陽曲是其遺音補注先謙曰索隱引蘇林云廣其徑也 大

治宮室為復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 如清曰平臺在大梁東北離宮所在也晉灼

十里所有故臺基其處寬博土俗云平臺也復音方目反補注沈欽韓曰任昉述異記梁

孝王平臺至今存有兼葭洲島藻洲梳洗潭元和志平臺在宋州虞城縣西四十里商邱

縣志縣東北十七里有平臺集按 得賜天子旌旗從千乘萬騎出稱警入言趨 師古曰警

趨止行人也言出入者互文耳出亦有趨漢儀注皇帝輦動左右侍帷幄者稱警出殿則

傳蹕止人清道也補注沈欽韓曰若後世之鳴鞭喝探也詳見唐書輿衛宋史儀衛諸志

先謙曰史記作 疑於天子 師古曰疑比也音擬補注先謙曰景帝 招延四方豪桀自山東

出言趨入言警 游士莫不至齊人羊勝公孫詭鄒陽之屬 師古曰言 公孫詭多奇邪計 補注先謙曰索隱

鄭玄云奇表 初見日王賜千金官至中尉號曰公孫將軍多作兵弩弓數十萬而府庫金

錢且百鉅萬 師古曰鉅萬百萬也有百萬者言凡百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十作千引宋祁

隱引如淳云巨亦大與大百萬 珠玉寶器多於京師 二十九年十月孝王入朝景帝使使

持乘輿駟迎梁王於闕下 鄧展曰但持駟馬往也臣瓚曰稱乘輿駟則車馬皆往言四不

謙曰史記作使使持節乘輿駟馬 既朝上疏因畱呂太后故入則侍帝同輦出則同車遊

訓拘曲史記倭幸傳索隱注曰關通也其說是矣本書霍光傳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御吳志呂範傳範必關白不敢專許關白即通白與關說義同先謙曰官本考證按褚先生具言其事見太后議格是補注錢大昭曰格音格關張晏曰止也蘇林曰音閣師古曰蘇音張說如謂格閣不行與此異疑索隱誤也孝王不敢復言太后曰嗣事師古曰不敢更言此言史記太后議格下作亦遂不敢復事祕世莫知迺辭歸國其夏上立膠東王為太子梁王言以梁王為嗣事與本書義異

怨爰盜及議臣迺與羊勝公孫詭之屬謀陰使人刺殺爰盜及他議臣十餘人賊未得也於是天子意梁意疑也逐賊果梁使之遣使冠蓋相望於道覆案梁事捕公孫詭羊勝皆匿王後宮使者責二千石急梁相軒丘豹師古曰姓軒丘名豹補注錢大昭曰楚文及內

史安國師古曰即韓安國補注皆泣諫王王迺令勝詭皆自殺出之上由此怨望於梁王師古曰望謂責而怨之梁王恐使韓安國因長公主謝罪太后然後得釋補注先謙曰案此與鄒陽非也上文稱內史安公主入言得釋或疑此文為誤國上怒稍解因上書請朝補注先謙曰史朝既至關茅蘭說王服虔曰茅蘭使乘布車張晏曰布車降服自比喪人也補注王文彬去輔輻疏布惡輪是喪禮原有布車之制然太后尚存而謂王藉從兩騎入匿於長公主

園漢使迎王王已入關車騎盡居外外不知王處師古曰王處文義自顯若云關外人皆不知王處則不當太后泣曰帝殺吾子弟憂恐師古曰王處文義自顯若云關外人獨著一外字蓋衍文太后泣曰帝殺吾子弟憂恐師古曰王處文義自顯若云關外人是梁王伏斧質之闕下謝罪然後太后帝皆大喜相與泣復如故悉召王從官入關然帝益疏王不與同車輦矣三十五年冬復入朝師古曰先謙曰上疏欲畱上弗許歸國意忽忽

不樂北獵梁山南有良山服虔云是此山也正義括地志云梁山在鄆州壽張縣南三十里五里即獵處也案唐之壽張前漢之壽良縣屬東郡今泰安府東平州西南梁山在州西武諱叔父名改壽良為壽張有獻牛足上出背上孝王惡之六月中病熱六日薨張晏曰此良山時人遂併改梁山耳

慈孝每聞太后病口不能食有居不安寢四字常欲畱長安侍太后太后亦愛之及聞孝王死竇太后泣極哀不食曰帝果殺吾子帝哀懼不知所為與長公主計之迺分梁為五國盡立孝王男五人為王女五人皆令食湯沐邑奏之太后太后迺說為帝壹餐師古讀曰悅餐古食字補注先謙曰史記壹上有加字孝王未死時財已鉅萬計不可勝數及死藏府餘黃金尚四十餘萬斤他財物稱是

代孝王參初立為太原王四年代王武徙為淮陽王而參徙為代王補注先謙曰復並得太原都晉陽如故師古曰如文帝在代時補注劉放曰如故為太原王時都晉陽不遷都四年參更號為代王實居太原又孝王世家以參為太原王下集解引徐廣曰都晉陽正義括地志云并州太原地名大明城即古晉陽城智伯與韓魏攻趙襄子於晉陽即此城是五年一朝凡三朝師古曰十年來朝凡再朝與此異十七年薨師古曰表作七年據史記此是表誤子共王登嗣師古曰共二十九年薨子義嗣元鼎中漢廣關呂常山為阻師古曰依

補注先謙曰武紀元鼎徙代王於清河廣曰都清陽案清陽清河縣今廣平府清河縣東三年徙函谷關於新安

前漢四十七

五

五

后又王及母陳太后事李太后多不順補注先謙曰官本李作於有漢使者來李太后欲

自彊王使謁者中郎胡等遮止閉門李太后與爭門措指晉灼曰許慎云措置字借呂為

屏所窄補注沈欽韓曰淮南繆稱訓猿狖之捷來措注措刺也按周禮鼈人籍魚鼈措籍

音或省耳補注作竿者義亦通說林又云猿狖之捷來乍即竿之省先謙曰索隱云措

其受矢之器織竹曰竿相迫窄之名也孟子迫斯可以見矣趙注迫窄則可以見之又通

借措為竿不當訓刺沈說非也考工記輪人穀小而長則柞鄭司農云柞讀為迫措之措

謂輻間柞狹也秋官柞氏鄭司農讀為音聲措措之措屋竿之竿是迫竿之竿音義並可

亦相段矣官本注窄作竿太后啼諱師古曰諱不得見漢使者李太后亦私與食官長及

郎尹霸等姦亂王與任后呂此使人風止李太后師古曰風讀曰諱李太后亦已師古曰

後病薨病時任后未嘗請疾張晏曰薨又不侍喪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持喪元朔中睢陽

人狂反師古曰狂姓反名也狂音岸補注宋祁云浙本狂反作狂友先謙曰官本考證按

或亦云反此文則其人姓狂名反史記作類狂反則其人姓類狂反漢書脫一字耳先謙案索

隱亦云反人辱其父而與睢陽太守客俱出同車補注劉敞曰睢陽梁所都無太守當是

除為郡故得置太守梁與淮陽接壤狂反殺其仇車上亡去補注先謙曰史記狂反上有

其仇則是止殺與客同車之人非殺客也錢大昕以為太守客為睢陽人睢陽太守怒呂

讓梁二千石二千石呂下求反急執反親戚反知國陰事迺上變告梁王與大母爭尊狀

時相呂下具知之欲呂傷梁長吏補注先謙曰官本吏作書聞天子下吏驗問有之公卿

治奏呂為不孝請誅王及太后師古曰天子曰首惡失道任后也朕置相吏不逮師古曰

言其材無呂輔王故陷不誼不忍致法削梁王五縣奪王太后湯沐成陽邑補注周壽昌

在梁國外者也梟任后首于市中郎胡等皆伏誅梁餘尚有八城補注齊召南曰史記作

郡縣而梁平王削地乃在武帝元朔中相去百二十餘年即以漢書本傳攷之則王立嗣

而後削地千戶及五百戶者數矣及削五縣襄立四十年薨補注先謙曰表同襄卒於

年子頃王無傷嗣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十一年薨子敬王定國嗣四十年薨子夷王

遂嗣六年薨子荒王嘉嗣十五年薨子立嗣鴻嘉中太傅輔奏立一日至十一犯法臣下

愁苦莫敢親近不可諫止願令王非耕祠法駕毋得出宮盡出馬置外苑收兵杖藏私府

府長先謙曰見賈山傳母得呂金錢財物假賜人補注先謙曰假貸也事下丞相御史請許師古

太傅奏可後數復毆傷郎師古曰毆捶擊音一口反補注夜私出宮傅相連奏坐削或千戶

或五百戶如是者數焉荒王女弟園子為立舅任寶妻寶兄子昭為立后數過寶飲食報

寶曰我好翁主師古曰諸王女皆稱翁欲得之寶曰翁主姑也法重立曰何能為師古曰

能至遂與園子姦積數歲永始中相禹奏立對外家怨望有惡言有司案驗因發淫亂事

奏立禽獸行請誅太中大夫谷永上疏曰臣聞禮天子外屏不欲見外也師古曰屏謂當

者也外屏於門外為之補注王文彬曰曲禮天子當宁而立孔疏諸侯內屏在路門之內

天子外屏在路門之外而近應門金鷄駁之云此言出於禮緯鄭注禮記引其說未可信

也爾疋郝疏引之云天子外屏亦見淮南子金氏駁之是矣案爾雅門屏之間謂之宇乃

路門外之屏在應門內師古曰正謙引李暹曰門外之屏謂之宇乃路門外之屏在應門內

寔之非矣然金郝二家謂天子無外屏則又非也禮郊特牲臺門而旅樹鄭注樹所以蔽

行道孫卿子天子外屏諸侯內屏禮也外屏不欲見於外內屏不欲見於內也是天子原

有外屏論皇天子當道而樹蓋外門之屏也屏也屏在門之內也故郝疏又云一切經音義引蒼頡篇云屏牆也屏以土為牆即今之照壁其說是故帝王之意不窺人閨門之私聽聞中葦之言應劭曰中葦材構在堂之中也

得之葦謂舍之交積材木也應說近之葦音工豆反補注沈欽韓曰廣雅葦夕暮夜也顏主應說不辭周壽昌曰玉篇葦夜也詩曰中葦之言中葦之言也釋文引韓詩中葦中葦夜也年詩云戚戚兄弟莫遠具爾爾近也言王之族親情無疏遠皆昵也今梁王年少頗有

狂病始言惡言按驗既亡事實而發閨門之私非本章所指王辭又不服猥強劾立傳致

難明之事師古曰傳讀曰附獨言偏辭成辜斷獄亡益於治道汗巖宗室孟康曰巖音漫師古曰巖音林謂塗染也

內亂之惡補注先謙曰五字當連上為句顏誤斷披布宣揚於天下非所為公族隱諱增朝廷之榮華昭

聖德之風化也臣愚以為王少而父同產長年齒不倫梁國之富足為厚聘美女招致妖

麗父同產亦有恥辱之心師古曰言其姑亦當自恥必不與姦案事者迺驗問惡言怨望朝廷之言耳何故

猥自發舒師古曰猥曲也補注王念孫曰猥猶粹也言案事者所問乃怨望朝廷之言耳與粹同廣雅猥頓也頓亦粹也成十八年公羊傳疏引春秋說曰厲公猥殺大夫言粹

殺四大夫也馬融長笛賦山水猥至言粹至也王莽傳今猥被以大罪恐其遂畔言今若粹加以大罪則恐其遂畔也師古曰猥多也厚也亦失之曰三者揆之殆非人情補注周壽昌曰年齒不倫一也富厚

無故自發三也疑有所迫切過誤失言文吏躡尋不得轉移萌牙之時加恩勿治上也如清曰覆蓋既已案驗舉憲宜及補注先謙曰言舉法者所必及王辭不服詔廷尉選上德通理之吏更

審考清問著不然之效定失誤之法師古曰而反命於下吏清白之狀付有司也呂廣公

族附疏之德補注王文彬曰附疏即疏附之義詩子曰有疏附傳率下親上曰疏附疏云則宗族疏遠者咸樂依附為宗室刷汗亂之恥師古曰刷謂拭刷甚得治親之誼天子由

是寢而不治居數歲元延中立復呂公事怨相掾及睢陽丞使奴殺之殺奴呂滅口凡殺

三人傷五人手毆郎吏二十餘人上書不拜奏謀篡死罪囚師古曰逆取曰篡有司請誅上不

削立五縣哀帝建平中立復殺人天子遣廷尉賞大鴻臚由持節即訊師古曰訊問也補注宋祁曰百官表

廷尉方賞君賓大鴻臚畢申世叔申由必有一誤至移書傳相中尉曰王背策戒師古曰初封時策書有戒勅之言補注沈欽韓曰蔡邕獨斷天

子之書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戒策策書以命諸侯王三公戒策以戒勅刺史太守此戒策即梁王有譴嘗被勅教戒者也豈謂初封時策命哉先謙曰戒策不合用

於諸侯王仍以顏說為是武五子傳策書可證此文以下諄暴妄行師古曰諄乖辟毒流吏民比比蒙恩不伏重誅猶頻也不思改過復賊殺人幸得蒙恩丞相長史大

鴻臚丞即問王陽病抵調置辭師古曰抵距也調誣諱也驕嫚不首主令與背畔亡異師古曰不首謂不伏其罪也主令者於法令之條與背畔無異也首音失救反次下亦同補注

劉攽曰驕嫚當屬上句立使賊殺人而拒諱不服也使人殺之此是不首主令之舉也令音零先謙曰劉說上也字疑言之誤連下為句此文王陽病抵調置辭驕嫚句不首主

令句陽病即是抵調置辭言患病不與長史丞相見也說文調誣也類篇引作抵調也又云詆譎誣言也調或借關字史記孝文紀而後相諷索隱引韋昭說諷者相抵闕也又並與此同義不當分疏置辭謂具供辭與下文今王當受詔置辭同主令猶言主使丞相御史請收王璽綬送陳畱獄明詔加恩復遣廷尉大鴻臚雜問今王當受詔置辭恐復不

有外屏論語皇疏天子當道而樹蓋外門之屏也

有季路之辭也言虎兕出於檻籠玉毀於楨置豈非典守者之過邪喻輔相人者當能持危扶顛也補注宋祁云注文浙本虎作豹檻作柙景德本郭去虎字蓋以師古宜避唐諱先謙曰置官本作置匣論語作柙柙匣置古並通用說文匣置也置匣也置置也桂氏義證云魏文帝與鍾繇書鄴騎既到寶珠初至捧柙跪發五內震駭繩窮柙開爛然心目是借柙也書到明曰誼曉王敢復懷詐罪過益深傅相曰下不能輔導有正法立惶恐免冠

對曰立少失父母孤弱處深宮中獨與宦者婢妾居漸漬小國之俗加質性下愚有不可移之姿師古曰言不從化也論語稱孔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往者傅相亦不純曰仁誼輔翼立補注先謙曰大

臣皆尚苛刻刺求微密讒臣在其間左右弄口積使上下不和更相賄伺師古曰更音工衡反宮殿之裏毛麓過失亡不暴陳補注先謙曰毛麓猶後世言毫釐時俗轉寫異字當伏重誅曰

視海內師古曰視讀曰示數蒙聖恩得見賞赦師古曰賞謂寬其罪今立自知賊殺中郎曹將冬月迫促貪生畏死即詐僵仆陽病也師古曰僵仆倒地也微幸得踰於須臾師古曰冀得踰冬月而減罪也謹曰實對伏

須重誅師古曰須待也時冬月盡其春大赦不治元始中立坐與平帝外家中山衛氏交通新都侯王莽奏廢立為庶人徙漢中立自殺二十七年國除後二歲莽白太皇太后立孝王玄

孫之曾孫沛郡卒史音為梁王奉孝王後莽篡國絕贊曰梁孝王雖曰愛親故王膏腴之地師古曰太后愛子而帝親弟故曰愛親補注先謙曰史記作親愛二字不必分指太后景帝然

會漢家隆盛百姓殷富故能殖其貨財廣其宮室車服然亦僭矣怙親亡厭牛禍告罰卒用憂死悲夫

